

~~特 20~~

~~19~~

↓

249

291

大唐西域記

京都帝國大學文
科大學叢書第壹

檢閱濟

1919.12

皇朝記表

門主聖言 結木為柱 實實 紀軒皇之權法 江
 載者 伊克之俄西老白 環蒼 表之 聖 家 格 失 朋
 之 君 同 已 為 莫 白 度 代 天 啟 前 曲 伏 惟 歷 才 括 紀 文
 據 衡 軌 物 刻 舟 柱 木 風 天 下 而 應 群 生 教 廷 兼
 碑 方 與 而 頑 固 蓋 神 武 生 七 德 開 文 教 於 十 倫 亦
 泉 源 化 雷 雷 華 華 考 考 芝 發 亦 井 浪 開 華 興 國 興
 而 塔 者 傳 浮 雲 高 於 日 明 露 白 雲 於 玉 檢 遂 使 聖 君 亦
 而 池 漢 泥 帶 炎 火 而 照 積 水 梯 亦 故 而 亦 明 泛 蒼 蒼
 委 責 史 職 前 良 事 能 如 存 豈 如 漢 開 松 板 名 樓 金 殿
 成 柱 林 載 通 殊 浦 而 已 玄 矣 幸 為 天 地 貞 觀 華 英 神
 實 心 梵 境 敢 符 好 子 命 均 擬 露 勅 難 秋 祭 後 以 上 似 皇 聖
 下 資 賴 命 親 身 遠 遠 求 豈 自 途 星 轉 願 拜 之 樂 皇 聖
 節 之 外 佛 文 臣 雀 方 驗 前 開 四 刻 實 孤 鷹 鳥 墨 誓 墨 寶 財
 詔 民 積 人 故 天 徒 遂 得 下 處 此 而 吟 提 河 後 繼 林 而 杜 莊 聖
 執 國 之 駭 歷 逸 空 存 五 金 之 其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序 推 遠 言 矣 帝 京 忽 斷 二 經 際 閱 所 履 百 有 八 國 寶
 以 事 未 之 所 既 拜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因作... 不肯是其一... 愛淨可許出家... 說此語已示神道事... 其莫喜久之... 則迴信崇東三... 鐸迎漢茶... 因場又曰...
... 言竟有... 曰為

大唐西域記卷第二

... 月... 年... 日... 行... 路... 之... 如... 題...
... 月... 年... 日... 行... 路... 之... 如... 題...

已詳述其名為大摩訶訶丁度十二卷
惟書事記言曰已歸於彼燒燬尚小道
有補於遺闕秘書著作依即教攝序之矣

大唐西域記卷第一 卅四回 釋解敬撰

向者屋國 屬支國 歐羅巴國 及

諸時國 怖 捍國 宰 塔 塔

颯林達國 珙林智國 劫布四那國 屈

喝捍國 捕馬國 代地國 貨利習那加國

且密國 赤那那國 忽露摩國 倫

鞠和竹那國 鐵沙國 何吐羅國 拘

傳伽浪國 統密悉泥健國 忽憐國 尊

統鉢施國 胡寔健國 宜利健國 宿

梵竹那國 迦畢該國

歷選皇欲遊觀帝師而義出震之

衣之知所以司故利先所以畫

大唐西域記卷第七

天

摩竭陀國摩竭陀國在摩竭洲南

婆羅痾斯國戰主國

吠舍釐國弗栗特國 尼波羅國

婆羅痾斯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

西臨殞伽河長十八九里廣五六里

閭閻擲比居人殷盛家積巨萬室盈

奇貨人性溫恭俗重強學多信外道

少勤佛法氣序和毅稼感果木扶疎

茂草靡靡伽藍三十餘所僧徒三千

餘人並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百餘

所外道萬餘人並多宗事大自在天

或斷髮或推髻露形無服塗身以灰

精勤苦行求出生死



増上寺所藏大唐西域記一欄内聚七寸一分幅七寸

堵波東南有一池龍恒護聖迹既有
冥衛難以輕犯歲久自壞人莫能毀
從此東南行減二百里至羯若鞠闍

國 唐言曲女城
國中印度境

大唐西域記卷第四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天教都具奉

勅隊造

大唐西域記序

尚書右僕射燕國公製

轉

若夫玉毫派照甘露麗於大千金鏡揚輝照
 風被於有載故知示觀三界粵稱天下之尊
 光宅四表式標域中之大是以慧日淪影像
 化之時東歸帝啟宏闡大章之步西極有慈
 恩道場三藏法師講玄奘俗姓陳氏其先顯
 川人也帝軒提象控華渚而淵源大舜賓門
 基歷山而聳構三恪照於姬載六奇光於漢
 祀書奏而承朗月遊道而乘德星縱壑擊嶺
 培風齊翼世濟之美鬱為景曹法師籍慶誕
 生舍和降德結根深而茂茂道源發而靈靈
 奇開之歲霞軒月舉乘沙之年靈寶神靈
 乎成立藝殫墳素九車載響五府交輝以夫
 早播真經風照慈慧鏡真筌而延竹頓生蓮
 而秀皇而朱敷紫纓誠有界之微網寶事丹
 枕寔出世之津途由是橫落塵滓言歸闕
 今見長捷結師釋門之棟幹者也擅龍象於

價五百兩以上
雜記

對曰王昔遊方命知留事懼有詭禍翻勢自明今果
 有微願垂照覽王深敬異情愛弥隆出入後庭無所
 禁礙王弟於後行過一夫權五百牛欲事刑府見而
 惟念引類增懷我今形羸豈非宿業即以財寶贖此
 群牛以慈善力身形漸具以形具故遂不入官王怪
 而問之乃陳其始末王以為奇特也遂建伽藍式
 羨迹傳芳後葉從此西行六百餘里經小沙磧至
 祿迦國又謂又曰祿祿迦國又曰祿迦國又曰祿迦國
 跋祿迦國東西六百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國大都城
 周五六里土宜氣序人性風俗文字法則同蜀支國

百卷已一

興福寺所藏大慈恩寺三藏碑一冊內數寸七分餘一尺一寸

百姓等頃都送出城西王在法師勸矣道俗皆悲傷
雖之聲振劫部色劫及百姓等遂自與大德已下
冬乘馬三教里而歸其所經指國王自禮重皆此類
也從是西行度其半城為高進城後入阿若尼園
首記也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一

水之四年二月六日西歷年

延文三年七月十三日吉寫

時有日
初照也

集蓮華中夏十月九日

子

大唐西域記校刊發凡

一、大唐西域記ハ、唐ノ太宗貞觀二十年、三藏法師玄奘ノ
進ムル所ニシテ、其書印度及ビ、唐ヨリ印度ニ至ル間
諸國ノ地理、風俗、文化ヲ記載スルコト尤モ詳密ニシ
テ、其文辭モ亦絢爛ヲ極メ、歷代渡天僧侶ノ記行少カ
ラズト雖モ、其内容ノ豊富ナルコト、其ノ流布ノ廣汎
ナルコト、此書ニ若クモノナシ、是ヲ以テ近世泰西ノ
東洋學者モ亦此書ヲ研究スルモノ多ク、傳譯數種ノ
多キニ及ベリ、但ダ從來流布ノ本ハ明藏本ヲ主トシ、
本邦坊刊本ハ宋藏ニ依ルト雖、而カモ皆訛奪多ク、近

年印行セル縮刷藏經ハ高麗藏ヲ以テ底本トスト雖モ、猶校訂ノ疏漏ヲ免レズ、故ニ竟ニ一善本ノ據ルベキナキハ、學者ノ久シク遺憾トスル所ナリキ、泰西學者ノ譯出スル所モ、亦此種ノ流布本ニ據レルモノ多キヲ以テ、其異常ノ努力モ猶ホ完全ノ域ニ達スルコト能ハザルハ已ムヲ得ザル所ナリトス、是レ本學叢書ノ第一帙トシテ、此ノ校訂本ノ新刊ヲ企テシ所以ナリ。

一、今本ノ校訂ニ用ヒシ西域記ハ、高麗藏本、宋藏本、明藏本、本邦古寫本、舊校訂本ノ各種ニ涉リ、就中高麗本ヲ

底本トシ、其字句ニ論ナク、體裁、章節、擡頭、空格等一切之ニ從ヒ、而シテ其他ノ各本ニヨリテ異同ヲ考ヘ、帙尾ニ附録シタリ、今其他ノ參攷セシ各本ヲ擧クレハ左ノ如シ。

高麗藏本 高麗藏ニハ新舊二種アリ、舊藏ハ高麗ノ文宗ノ代(西曆凡千五十八年頃)ニ印行セシモノニシテ、高宗ノ時(西曆千二百五十一年)蒙古人ノ兵燹ニ罹リシヲ再刻セシ者即チ新藏ナリ、舊藏ハ南禪寺ノ所藏ニシテ、卷五ヨリ卷十二至ル、實ニ無比ノ秘笈タリ、新藏ハ增上寺所藏舊印本

及ヒ、本學所藏新印本ニシテ、皆足本ナリ、今ノ底本トセル所ハ此三本ナルガ、其本文ノ字句ハ異ナル所ナク、但ダ舊藏ニハ彫造ノ歲次ヲ欠ケリ。宋藏本 東寺觀智院所藏ノ北宋板本ナリ、之ヲ麗藏ニ比スルニ、敬播ノ序ナクシテ燕國公ノ序多ク、每卷ノ末ニ音義アリ、此レ其尤モ異ナル所、其餘體裁、字句ノ異同亦少カラズ。

明藏本 ハ、世間流布ノ黃蘗板ノ原本ナリ、極メテ依據スルニ足ラザルヲ以テ、甚ク稀レニ參照シタリ。

古寫本 ノ一ハ、石山寺所藏本ナリ、此本卷一ヨリ卷八マデハ同一ノ寫本ニシテ、長寛元年(西曆千百六十三年)ニ校正セルコト、卷一、三、四、五、七、等ノ奥書ニ見エタルヲ以テ、此ヨリ以前ノ寫本ナルコト明ナリ、此本ノ序ニ敬播アリテ燕國公ナキハ、麗本ニ同シケレトモ、字句ハ麗本、宋本ト並ヒニ異同アリ、蓋シ我國ニ傳來セル李唐ノ舊帙ヨリ傳鈔セルモノニシテ、其信據スベキコト麗本ニ減セスト謂フヘシ、卷九ヨリ卷十二ニ至ル四卷ハ、全ク之ト別ニシテ、九、十ノ兩卷ニハ、寶徳元

年(西曆千四百四十九年)書寫ノ奥書アリ、其ノ字句、體裁及ヒ、音義ノ存スル等ノ點ヨリ考カフレバ、明カニ宋本ノ轉寫ナリ、卷十一、卷十二ノ兩卷ニハ奥書ナク、又前二卷ト異リテ、略ボ高麗藏本ニ同ジ、殊ニ其函號ガ共ニ星字ナルコト、長寬校本ニハ函號ナク宋本ハ第一卷ヨリ第八卷迄ハ轉寫ニシテ卷九ヨリ卷十二迄ハ疑字ナリ音義ノ存セサルコト等ヨリ考フレバ、恐ラクハ麗本ノ轉寫ニ外ナラサルヘシ。

古寫本 ノ二ハ、醍醐三寶院ノ藏本ニシテ、卷十一、卷十二、二卷アリ、建保二年(西曆千二百十四年)書

寫ノ奥書アリ此本ハ奥書ニヨリテ、舊石山本ヨリ轉寫セシコトヲ知ルヲ得ヘク、此本ノ存スルニヨリテ、石山本ノ缺落ヲ補直スルコトヲ得タルハ意外ノ幸ナリキ、
古寫本 ノ三ハ、神田香巖氏所藏ノ大治元年(西曆千百二十六年)ノ寫本ニシテ、卷二ノミ存ス、此本ハ其印記ニヨリテ、法隆寺ノ舊藏タルコトヲ知ルヘク、其體裁、字句皆粗ホ石山本ト合セリ、亦此書最舊帙ノ一ナリ。

舊校訂本 ハ、富岡謙藏氏ノ所藏ニシテ、承應板本

ニ施スニ、參照スル所各本ノ異同ヲ以テシタル
ナリ、何人ノ爲セル所タルヲ知ラザルモ、其校訂ノ
勉メタルコトハ、左ノ手記ニヨリテ知ルヲ得ヘシ、
享保辛丑秋、校閱數本、加修治了、文字相違
之處、傍註示之、亦各指其所據。

古本者和州橋寺古藏本也、其中體格比今刊本、
稍有不同、文字迹亦最多矣。

彼本始終文句鱗次、無割斷之處、但每章段
首、懸以鈎點、志其差別耳。

譯人撰者之號、唯在第一第九、餘卷無之、四

聲之點、在于彼本、今隨寫訖、

異本者別有中古之本、體狀大較今本相似、文之

斷處、彼此少異、私考二本、俱有不應之處、今依

古本加朱鈎了。以上二本、卷末音義無之。

一本者京兆妙典寺藏本也、彼有音義、即今對校、

正此本誤。

明刻本、并慈恩傳、明釋迦方誌等、如上數本、河州

妙觀大德所校之本寫之。

慈恩傳別有古本、此亦橋寺之本也、對明藏本、文

字之異、往々而在、今追而注其異、音古傳者是也

(下略)

右校スル所各本中、古本ト稱スルモノハ其文字異同尤モ石山本ト相近シ、今親シク其書ヲ略ルヲ得サルモ、此校本ニヨリテ石山本ト相證シテ、本邦舊鈔ノ善本タリシコトヲ知ルヲ得ルハ、校者ノ功沒スベカラサルナリ。

一西域記ノ校訂ニ就テ最モ必要ナルハ、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ナリ、今本ハ亦二種ノ慈恩傳ヲ參照セリ、即チ高麗藏本 本學所藏本ニヨル。

古寫本 興福寺所藏ノ足本舊笈ナリ、延久三年(西

曆千七十一年)ノ書寫ニシテ、第一卷ヨリ第六卷ニ至ル各卷ニハ永久四年、第九第十ノ二卷ニハ承德三年移點ノ奥書アリ、又タ第一、第二ノ二卷ニハ、嘉應二年抄出ノ旨ヲ記セリ。

一東大寺ノ所藏ニ高麗板大方廣佛花嚴經隨疏演義鈔アリ、大安二年甲戌歲(西曆千九十四年)及ビ壽昌二年丙子歲(西曆千九十六年)高麗國大興王寺奉宣彫造ノ跋アリ、中ニ西域記ヲ引用セリ、其ノ諸本ト異ナル處アルヲ以テ、探テ參照ニ供セルモノ尠カラス。

一後晉ノ僧可洪撰、新集藏經普義隨函錄ニ、西域記ノ晉

義ヲ収メタリ、此レ實ニ此書ノ最初ノ音義ニシテ、其引ク所ノ本文ニ諸本ト異同アルヲ以テ、今又高麗藏本ニヨリテ参照セリ。

一以上参照各本今檢出シ易カラシメンガ爲ニ、左ニ其略名ヲ舉ゲ。

麗本 今本ノ底本トセル新舊高麗藏本。

宋本 東寺觀智院所藏宋藏本。

石本 石山寺所藏古寫本。

建本 醍醐三寶院所藏古寫本。

大本 神田氏所藏古寫本。

校本 富岡氏所藏舊校訂本。

異本

一本

或本

音釋

古傳

傳

方誌

明本

麗傳 高麗本慈恩傳。

富岡氏所藏舊校訂本ニ引ケル所ニシテ、一

ニ原本首書ノ定ムル所ニ從フ。

興傳 興福寺古寫本慈恩傳。

花嚴經疏 東大寺所藏大方廣佛花嚴經隨疏演義
鈔。

隨函錄 高麗藏本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

一高麗本ハ、宋ノ祖諱段、敬、鏡、竟、其他各字ノ末筆ヲ缺キ、
又當時流行ノ俗字ヲ用ヒタルモノ多シ、今其ノ文義
ニ關係ナキヲ以テ、改メテ正字ニ從フ。

一智恩院所藏ニ大唐三藏法師玄奘表啓零卷アリ、寧樂
朝ノ舊帙タリ、中ニ進西域記表一篇アリ、慈恩傳收ム
ル所ト異同甚ク多シ、恐ラクハ當日ノ真本ニ屬ス故

ニ特ニ此本ノ卷首ニ収録シテ異聞ヲ廣ム。

一此本各卷正文毎頁ノ字傍ニ、㊦㊧ノ如キ符合ヲ付シ
タルハ、即チ異同ノ存スル所ヲ示シタルモノニシテ、
全帙ノ尾ニ考異ヲ附シ、右ノ符合ヲ逐テ檢出スヘカ
ラシメタリ。

一麗本本ト句讀ナシ、今讀者ニ便センカ爲ニ之ヲ施シ
タリ。多ク舊校訂本ニ依レルモ、其ノ誤謬顯然タルモ
ノハ意ヲ以テ訂正シタリ。

一書中載スル所ノ人名、地名ヲ摘出シテ、五十音順ニ配
列シ、所出ノ卷頁數ヲ付シテ附録中ニ収メ、檢出ノ便

ニ供セリ。(佛名等ハ人名中ニ、伽藍ノ名ノ如キハ地名中ニ含メリ)

一 泰西學者ノ此書ヲ翻譯註解セルモノ、ジュリアン、ピール、ワット、ター氏等アリ、各學者ノ依據スル所則チ今本ト此等諸書トノ相互参照ニ便セン爲、人名地名ノ漢音ヲアルファベット順ニ配列シ、其項下ニ各氏ノ翻譯ト、今本ノ卷、頁數トヲ示セリ、以テ三氏ノ考ニヨレル各項ノ原名ヲ知ルト共ニ、各譯書ヨリ直チニ本文ヲ搜索シ得ルノ便アルベシ。

一、今本ノ校訂ニ用ヒタル各種ノ原本ハ、皆希臘ノ秘笈多キヲ以テ、讀者ヲシテ其ノ古香ヲ偲ハシメンカ爲

ニ重要ナル其ノ十種ヲ寫眞板トシ、一括シテ之ヲ卷首ニ附綴セリ。

一、此書ノ校訂ハ明治四十二年ニ始マリシモ、異本ノ新タニ發見セラレシニヨリ屢々稿ヲ易ヘ、其ノ印刷中又活版處ノ火災ニ罹リシ爲メ遷延ヲ來シ、今年ニ至リテ纔カニ印行ヲ完フスルコトヲ得タリ、終始一切ノ役ニ從事セシハ本學講師文學士羽田亨氏ニシテ、講師富岡謙藏氏ハ其ノ覆校ニ任ジタリ。

明治四十四年七月

京都帝國大學文科大學

進西域記表

沙門玄奘言。蟠木幽陵。雲官紀軒皇之壤。流沙滄海。夏載着伊堯之域。西羌白環。薦垂衣之后。東夷楛矢。賄刑措之君。固已飛英襲代。式徽前典。伏惟陛下。握紀乘時。提衡範物。列舟茲木。威天下而齊群生。罄足蘆灰。壅方輿而補圓蓋。曜武經於七德。剛文教於十倫。澤漏泉源。化霑蕭葦。房芝發秀。井浪開華。樂囀馴班。巢阿響律。浮紫膏於貝闕。罪白雲於玉檢。遂使苑若木而池濛汜。霈炎火而照積水。梯赤坂而承朔。泛蒼津而委糞。史曠前良。事絕故府。豈如漢開張掖。近接金城。秦戍桂林。裁通珠浦而已。玄奘幸屬天地貞觀。華夷靜謐。冥

心梵境。敢符好事。命均朝露。勛譬秋蟲。徒以上假皇靈。下資
曠命。飄身邁迹。求遐自途。展轉膜拜之鄉。流離重譯之外。條
支巨雀。方驗前聞。剽竇孤鸞。還稽發實。時移歲積。人欲天從。
遂得下雪岫而泛提河。援鶴林而栖鷲嶺。祇園之路。麗逝空
存。王舍之基。婆陁可陟。尋求歷覽。時序推遷。言反帝京。忽
將二紀。所聞所履。百有卅八國。竊以章亥之所踐籍。空陳廣
表。夸父之所凌厲。無述土風。班超侯而未遠。張騫望而非博。
至於玄奘所記。微爲詳盡。其迂辭瑣說。多從翦弄。綴爲大唐
西域記一十二卷。繕寫如別。玄奘稟質愚魯。昧於緝實。望須
之右筆。飭以左言。截此蕪辭。採其實錄。標百王之稱首。符九

丘於皇代。庶使山經罔彩。汲傳翰華。無任區々。謹詣闕奉進。
輕塵旒屐。伏深戰灼。謹言。

貞觀廿年七月十三日沙門玄奘狀上

大唐西域記序。

竊以穹儀方載之廣。蘊識懷靈之異。談天無以究其極。括地
詎足辨其原。是知方志所未傳。聲教所不暨者。豈可勝道哉。
詳夫天竺之爲國也。其來尚矣。聖賢以之疊軫。仁義於焉成
俗。然事絕於曩代。壤隔於中土。山經莫之紀。王會所不書。博
望鑿空。徒真懷於邛竹。昆明道閉。謬肆力於神池。遂使瑞表
恒星。驚玄妙於千載。夢影佩日。秘神光於萬里。暨於蔡愔訪
道。摩騰入洛。經藏石室。未盡龍宮之奧。像畫涼臺。寧極鷲峯
之美。自茲厥後。時政多虞。閣豎乘權。滯東京而鼎峙。母后成
業。剪中朝而幅裂。憲章混於兩淮。烽燧警於關塞。四郊因而

多壘。况茲邦之絕遠哉。然而鈞奇之客。希世間至。頗存記注。寧盡物土之宜。徒探神經。未極真如之旨。有隋一統。寔務恢墾。尚且睽西海而咨嗟。望東維而杼軸。揚旌玉門之表。信亦多人。利涉葱嶺之源。蓋無足紀。曷能指雪山而長驚。望龍池而一息者哉。良由德不被物。威不及遠。我

大唐之有天下也。開寰宇而創帝圖。掃摠槍而清天步。功侔造化。明等照臨。人荷再生。肉骨豺狼之吻。家蒙錫壽。還魂鬼域之墟。捨異類於藁街。掩遐荒於輿地。苑十洲而池環海。小五帝而鄙上皇。法師幼漸法門。慨祇園之莫履。長懷真迹。仰鹿野而翹心。袞袞淨境。實惟素著。會淳風之西偃。風候律之

東歸。以貞觀三年。杖錫遵路。資皇靈而抵殊俗。冒重險其若夷。假冥助而踐畏塗。幾必危而已濟。喧寒驟徙。展轉方達。言尋真相。見不見於空有之間。博考精微。聞不聞於生滅之際。廓群疑於性海。啓妙覺於迷津。於是隱括衆經。無片言而不盡。傍稽聖迹。無一物而不窺。周流多載。方始旋返。十九年正月。屈于長安。所獲經論六百五十七部。有詔譯焉。親踐者一百一十國。傳聞者二十八國。或事見於前典。或名始於今代。莫不餐和飲澤。頓穎而知歸。請吏革音。梯山而奉齋。歡闕庭而相扑。襲冠帶而成群。余其物產風土之差。習俗山川之異。遠則稽之於國典。近則詳之於故老。邈矣殊方。依然在目。無

勞握粟。已詳油菜。名為大唐西域記。一秩十二卷。竊惟書事
記言。固已緝於微婉。瑣詞小道。冀有補於遺闕。秘書著作佐
郎。敬播序之云尔。

大唐西域記卷第一。三十四國。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大慈持寺沙門辯機撰。

阿耨尼國。

屈支國。

跋祿迦國。

跋奴故 赤建國。

緒時國。

佈敷發 捍國。

窣蘇沒 堵利瑟那國。

颯秣建國。

弭秣賀國。

劫布坦那國。

屈霜去聲你伽國。

喝捍國。

捕喝國。

伐地國。

貨利習弥伽國。

羯霜去聲那國。

坦密國。

赤鄂衍那國。

忽露摩國。

愉色俱反漫國。

鞠和衍那國。

鐘沙國。

珂咄羅國。

拘謎莫閉反陀國。

縛伽浪國。

屹露悉泥健國。

忽憐國。

縛喝國。

銳秣陁國。

胡寔健國。

咀刺健國。

揭職國。

梵衍那國。

迦畢試國。

歷選皇猷。遐觀帝錄。庖犧出震之初。軒轅垂衣之始。所以司牧黎元。所以壘畫分野。暨乎唐堯之受天運。光格四表。虞舜之納地圖。德流九土。自茲已降。空傳書事之冊。迭聽前修。徒聞記言之史。豈若時逢有道。運屬無為者歟。我

大唐御極則天。乘時握紀。一六合而光宅。四三皇而照臨。玄化滂流。祥風遐扇。同乾坤之覆載。齊風雨之鼓潤。與夫東夷入貢。西戎即叙。創業垂統。撥亂反正。固以跨越前王。囊括先

代。同文共軌。至治神功。非載記無以贊大猷。非昭宣何以光盛業。玄契帆隨遊至。舉其風土。雖未考方辯俗。信已越五踰三。含生之囀。咸被凱澤。能言之類。莫不稱功。越自天府暨諸天竺。幽荒異俗。絕域殊邦。咸承正朔。俱霑聲教。贊武功之績。讓成口實。美文德之盛。爵為稱首。詳觀載籍。所未嘗聞。緬惟圖牒。誠無與二。不有所叙。何記化洽。今據聞見。於是載述。然則索訶世界。舊曰娑婆世界。又曰娑訶世界。皆訛也。三千大千國土。為一佛之化攝也。今一日月所照臨。四天下者。據三千大千世界之中。諸佛世尊。皆此垂化。現生現滅。導聖導凡。蘇迷慮山。唐言妙高山。舊曰須弥。又曰須弥。皆訛也。四寶合成。在大海中。據金輪上。日月之所照迴。諸天之所遊

舍。七山七海。環峙環列。山間海水。具八功德。七金山外。乃鹹海也。海中可居者。大略有四洲焉。東毘提訶洲。舊曰弗婆提也。又曰弗于逮訖也。南瞻部洲。舊曰閻浮提洲。又曰剌浮洲訖也。西瞿陀尼洲。舊曰瞿耶尼。又曰的伽尼訖也。北拘盧洲。舊曰瞿單越也。金輪王。乃化被四天下。銀輪王。則政隔北拘盧。銅輪王。除北拘盧及西瞿陀尼。鐵輪王。則唯瞻部洲。夫輪王者。將即大位。隨福所感。有大輪寶。浮空來應。感有金銀銅鐵之異。境乃四三二一之差。因其先瑞。即以爲号。則瞻部洲之中地者。阿那婆答多池也。唐言無熱惱。舊曰阿耨達池訖也。在香山之南。大雪山之北。周八百里矣。金銀琉璃頗匝。飾其岸焉。金沙弥漫。清波皎鏡。八地菩薩。以願力故。化爲龍王。於中潛宅。出清冷水。給瞻部洲。

是以池東面。銀牛口流出。殍巨勝反伽河。舊曰恒河。又曰伽訖也。繞池一匝。入東南海。池南面。金象口流出。信度河。舊曰辛頭河訖也。繞池一匝。入西南海。池西面。琉璃馬口流出。縛耨河。舊曰博叉河訖也。繞池一匝。入西北海。池北面。頗匝。師子口流出。徙多河。舊曰私隨河訖也。繞池一匝。入東北海。或曰潛流地下。出積石山。卽徙多河之流。爲中國之河源云。

時無輪王應運。瞻部洲地有四主焉。南象主。則暑濕宜象。西寶主。乃臨海盈寶。北馬主。寒勁宜馬。東人主。和暢多人。故象主之國。躁烈篤學。特閑異術。服則橫巾右袒。首則中髻四垂。族類邑居。室宇重閣。寶主之鄉。無禮義重財賄。短製左衽。斷

髮長髭。有城郭之居。務殖貨之利。馬主之俗。天資獷暴。情忍
煞戮。毳張穹廬。鳥居逐牧。人主之地。風俗機惠。仁義照明。冠
帶右衽。車服有序。安土重遷。務資有類。三主之俗。東方爲上。
其居室則東開其戶。且日則東向以拜。人主之地。南面爲尊。
方俗殊風。斯其大槩。至於君臣上下之禮。憲章文軌之儀。人
主之地。無以加也。清心釋累之訓。出離生死之教。象主之國
其理優矣。斯皆著之經誥。問諸土俗。博關今古。詳考見聞。然
則佛興西方。法流東國。通譯音訛。方言語謬。音訛則義失。語
謬則理乖。故曰必也正名乎。貴無乖謬矣。夫人有剛柔異性
言音不同。斯則繫風土之氣。亦習俗之致也。若其山川物產

之異。風俗性類之差。則人主之地。國史詳焉。馬主之俗。寶主
之鄉。史誥備載。可略言矣。至於象主之國。前古未詳。或書地
多暑濕。或載俗好仁慈。頗存方志。莫能詳舉。豈道有行藏之
致。固世有推移之運矣。是知候律以歸化。飲澤而來賓。越重
險而歛玉門。貢方奇而拜絳闕者。蓋難得而言焉。由是之故。
訪道遠遊。請益之隙。存記風土。黑嶺已來。莫非胡俗。雖戎人
同貫。而族類群分。畫界封壤。大率土著。建城郭務殖田畜。性
重財賄。俗輕仁義。嫁娶無禮。尊卑無次。婦言是用。男位居下。
死則焚骸。喪期無數。劈面截耳。斷髮裂裳。屠煞群畜。祀祭幽
魂。吉乃素服。凶則皂衣。同風類俗。略舉條貫。異政殊制。隨地

別叙印度風俗語在後記。出高昌故地。自近者始曰阿耨尼國。舊曰屬耨耨

阿耨尼國。東西六百餘里。南北四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六七里。四面據山。道險易守。泉流交帶。引水為田。土宜糜黍宿麥。香棗蒲萄梨柰諸菓。氣序和暢。風俗質直。文字取則印度。微有繪絹。服飾毳褐。斷髮無巾。貨用金錢銀錢小銅錢。王其國人也。勇而寡略。好自稱伐。國無綱紀。法不整肅。伽藍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經教律儀。既遵印度。諸習學者。即其文而翫之。戒行律儀。潔清勤勵。然食雜三淨。滯於漸教矣。從此西南行二百餘里。踰一小山。越二大河。

西得平川。行七百餘里。至屈居勿反支國。舊曰龜茲

屈支國。東西千餘里。南北六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七八里。宜糜麥。有梗稻。出蒲萄石榴。多梨柰桃杏。土產黃金銅鐵鉛錫。氣序和。風俗質。文字取則印度。粗有改變。管絃伎樂。特善諸國。服飾錦褐。斷髮巾帽。貨用金錢銀錢小銅錢。王屈支種也。智謀寡昧。迫於強臣。其俗生子以木押頭。欲其遍遮也。伽藍百餘所。僧徒五千餘人。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經教律儀。取則印度。其習讀者。即本文矣。尚拘漸教。食雜三淨。潔清耽翫。人以功競。國東境城北天祠前。有大龍池。諸龍易形。交合牝馬。遂生龍駒。龍駒之子。方乃馴駕。所以此國

多出善馬。聞諸先志曰：近代有王，號曰金花。政教明察，感龍馭乘。王欲終沒，鞭觸其耳。因即潛隱，以至於今。城中無井，取彼池水。龍變爲人，與諸婦會。生子驍勇，走及奔馬。如是漸染，人皆龍種。恃力作威，不恭王命。王乃引搆突厥，然此城人少，長俱黧，略無嚙類。城今荒蕪，人煙斷絕。

荒城北四十餘里。接山阿，隔一河水。有二伽藍，同名照怛釐。而東西隨稱。佛像莊飾，殆越人工。僧徒清齋，誠爲勤勵。東昭怛釐佛堂中，有玉石，面廣二尺餘，色帶黃白，狀如海蛤。其上有佛足履之迹，長尺有八寸，廣餘六寸矣。或有齋日照燭光明。大城西門外路左右，各有立佛像，高九十餘尺。於此像前，

建五年一大會處。每歲秋分數十日間，舉國僧徒皆來會集。上自君王，下至士庶，捐廢俗務，奉持齋戒。受經聽法，渴日忘疲。諸僧伽藍莊嚴佛像，鑿以珍寶，飾之錦綺。載諸輦輿，謂之行像。動以千數，雲集會所。常以月十五日晦日，國王大臣謀議國事，訪及高僧，然後宣布。

會場西北，渡河至阿奢理唐言奇特伽藍。庭宇顯敞，佛像工飾。

僧徒肅穆，精勤匪怠。並是耆艾宿德，碩學高才。遠方俊彥，慕義至止。國王大臣士庶，衆右四事供養。久而彌敬。聞諸先志曰：昔此國先王崇敬三寶，將欲遊方觀禮聖迹，乃命母弟攝知留事。其弟受命，竊自割勢，防未萌也。封之金函，持以上王。

王曰斯何謂也。對曰迴駕之日。乃可開發。即付執事。隨軍掌護。王之還也。果有搆禍者曰。王令監國。姪亂中宮。王聞震怒。欲置嚴刑。弟曰不敢逃責。願開金函。王遂發而視之。乃斷勢也。曰斯何異物。欲何發明。對曰王昔遊方。命知留事。懼有讒禍。割勢自明。今果有徵。願垂照覽。王深驚異。情愛弥隆。出入後庭。無所禁礙。王弟於後行。遇一夫擁五百牛。欲事形腐。見而惟念。引類增壞。我今形虧。豈非宿業。即以財寶。贖此群牛。以慈善力。男形漸具。以形具故。遂不入宮。王惟而問之。乃陳其始末。王以爲奇特也。遂建伽藍。式旌美迹。傳芳後葉。從此西行六百餘里。經小沙磧。至跋祿迦國。舊謂姑蘇。又曰西黑。

跋祿迦國。東西六百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國大都城周五六里。土宜氣序。人性風俗。文字法則。同屈支國。語言少異。細毘細。鄰國所重。伽藍數十所。僧徒千餘人。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

國西北行三百餘里。度石磧。至凌山。此則葱嶺北原。水多東流矣。山谷積雪。春夏合凍。雖時消泮。尋復結水。經途險阻。寒風慘烈。多暴龍難。凌犯行人。由此路者。不得赭衣。持瓠大聲。叫喚。微有違犯。災禍目覩。暴風奮發。飛沙兩石。遇者喪沒。難以全生。山行四百餘里。至大清池。或名熱海。又謂鹹海。周千餘里。東西長。南北狹。四面負山。衆流交淡。色帶青黑。味兼鹹苦。洪濤滂汗。

驚波汨忽。龍魚雜處。靈恠間起。所以往來行旅。祿以祈福。水族雖多。莫敢漁捕。清池西北。行五百餘里。至素葉水城。城周六七里。諸國商胡雜居也。土宜糜麥蒲萄。林樹稀疎。氣序風寒。人衣氍褐。素葉已西數十孤城。城皆立長。雖不相稟命。然皆役屬突厥。自素葉水城。至羯霜那國地。名率利。人亦謂焉。文字語言。即隨稱矣。字源簡略。本二十餘言。轉而相生。其流浸廣。粗有書記。豎讀其文。遞相傳授。師資無替。服氍褐。衣皮氍。裳服褊急。齊髮露頂。或捻剪剃。繪彩絡額。形容偉大。志性恒怯。風俗澆訛。多行詭詐。大抵貪求。父子計利。財多爲貴。良賤無差。雖富巨萬。服食麁弊。力田逐利者雜半矣。

素葉城西。行四百餘里。至千泉。千泉者。地方二百餘里。南面雪山。三陲平陸。水土沃潤。林樹扶疎。暮春之月。雜花若綺。泉池千所。故以名焉。突厥可汗。每來避暑。中有群鹿。多飾鈴銀。馴狎於人。不甚驚走。可汗愛賞。下命群屬。敢加煞害。有誅無赦。此群鹿得終其壽。千泉西行百四五十里。至坦邏私城。城周八九里。諸國商胡雜居也。土宜氣序大同。素葉南行十餘里。有小孤城三百餘戶。本中國人也。昔爲突厥所掠。後還鳩集同國。共保此城。於中宅居。衣服去就。遂同突厥。言辭儀範。猶存本國。從此西南行二百餘里。至白水城。城周六七里。土地所產。風氣所宜。逾勝坦邏私。西南行二百餘里。至恭御城。

城周五六里。原隰膏腴。樹林蔭鬱。從此南行四五十里。至攸奴故反。赤建國。

攸赤建國。周千餘里。地沃壤備稼穡。草木鬱茂。華果繁盛。多蒲萄。亦所貴也。城邑百數。各別君長。進止往來。不相稟命。雖則畫野區分。恣稱攸赤建國。從此西行二百餘里。至赭時國。

唐音石國

赭時國。周千餘里。西臨葉河。東西狹。南北長。土宜氣序同攸赤建國。城邑數十。各別君長。既無捨主。役屬突厥。從此東南千餘里。至佈敷發反。捍國。

佈捍國。周四千餘里。山周四境。土地膏腴。稼穡滋盛。多花菓。

宜羊馬。氣序風寒。人性剛勇。語異諸國。形貌醜弊。自數十年。無大君長。酋豪力競。不相資伏。依川據險。畫野分都。從此西行千餘里。至率堵利瑟那國。

率堵利瑟那國。周千四五百里。東臨葉河。葉河出葱嶺北原。西北而流。浩汗渾濁。汨忽漂急。土宜風俗同赭時國。自有王附突厥。從此西北。入大沙磧。絕無水草。途路弥漫。壘境難測。望大山尋遺骨。以知所指。以記經途。行五百餘里。至颯秣建

唐音國。康國

颯秣建國。周千六七百里。東西長。南北狹。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極險固多居人。異方寶貨。多聚此國。土地沃壤。稼穡備

植。林樹蒼鬱。花葉滋茂。多出善馬。機巧之技。特工諸國。氣序和暢。風俗猛烈。凡諸胡國。此為其中。進止威儀。近遠取則。其王豪勇。隣國承命。兵馬強盛。多諸赭羯。赭羯之人。其性勇烈。視死如歸。戰無前敵。從此東至弭秣賀國。唐言米國。弭秣賀國。周四五百里。據川中。東西狹。南北長。土宜風俗同。颯秣建國。從此北至劫布旦那國。唐言曹國。劫布旦那國。周千四五百里。東西長。南北狹。土宜風俗同。颯秣建國。從此國西三百餘里。至屈唐言居勿。霜唐言去聲。你迦國。唐言何國。屈霜你迦國。周千四五百里。東西狹。南北長。土宜風俗同。颯秣建國。從此國西二百餘里。至喝捍國。唐言東安國。

喝捍國。周千餘里。土宜風俗同。颯秣建國。從此國西四百餘里。至捕喝國。唐言守安國。捕喝國。周千六七百里。東西長。南北狹。土宜風俗同。颯秣建國。從此國西四百餘里。至伐地國。唐言西安國。伐地國。周四百餘里。土宜風俗同。颯秣建國。從此西南五百餘里。至貨利習彌伽國。貨利習彌伽國。順縛葛河兩岸。東西二三十里。南北五百餘里。土宜風俗同。伐地國。語言少異。從颯秣建國西南行三百餘里。至羯霜唐言去聲。那國。唐言史國。羯霜那國。周千四五百里。土宜風俗同。颯秣建國。從此西南

行二百餘里入山。山路崎嶇。谿徑危險。既絕人里。又少水草。東南山行三百餘里入鐵門。鐵門者左右帶山。山極峭峻。雖有狹徑。加之險阻。兩傍石壁。其色如鐵。既設門扉。又以鐵銅。多有鐵鈴。懸諸戶扇。因其險固。遂以爲名。出鐵門至覩貨邏國。舊曰吐火羅國也。其地南北千餘里。東西三千餘里。東阨葱嶺。西接波刺斯。南大雪山。北據鐵門。縛芴大河。中境西流。自數百年。王族絕嗣。酋豪力競。各壇君長。依川據險。分爲二十七國。雖畫野區分。揔役屬突厥。氣序既溫。疾疫亦衆。冬末春初。霖雨相繼。故此境已南。濫波已北。其國風土並多溫疾。而諸僧徒。以十二月十六日入安居。三月十五日解安居。斯乃據其多

雨。亦是設教隨時也。其俗則志性恒怯。容貌鄙陋。粗知信義。不甚欺詐。語言去就稍異諸國。字源二十五言。轉而相生。用之備物。書以橫讀。自左向右。文記漸多。逾廣率利。多衣氈。少服褐。貨用金銀等錢。模樣異於諸國。順縛葛河北。下流至咀蜜國。

咀蜜國。東西六百餘里。南北四百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東西長。南北狹。伽藍十餘所。僧徒千餘人。諸率堵波即舊所謂浮圖也。又曰鎡婆。又曰塔婆。又曰私鎡。又曰戢斗波。皆訛也。及佛尊像。多神異。有靈鑿。東至赤鄂衍那國。赤鄂衍那國。東西四百餘里。南北五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

餘里。伽藍五所。僧徒尠少。東至忽露摩國。
 忽露摩國。東西百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
 其王奚素突厥也。伽藍二所。僧徒百餘人。東至憐期俱漫國。
 憐漫國。東西四百餘里。南北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六七里。
 其王奚素突厥也。伽藍二所。僧徒寡少。西南臨縛葛河。至鞠
 和衍那國。
 鞠和衍那國。東西二百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
 餘里。伽藍三所。僧徒百餘人。東至鐵沙國。
 鐵沙國。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六七
 里。東至珂咄羅國。

珂咄羅國。東西千餘里。南北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
 東接葱嶺。至拘謎莫州陀國。
 拘謎陀國。東西二千餘里。南北二百餘里。據大葱嶺中。國大
 都城。周二十餘里。西南鄰縛葛河。南接尸棄尼國。南渡縛葛
 河。至達摩悉鐵帝國。鉢鐸削那國。淫薄健國。屈浪拏國。利火
 反。摩咀羅國。鉢利曷國。訖栗瑟摩國。曷邏胡國。阿利尼國。耆
 健國。自活國。東南至闕悉多國。安咀羅縛國。亦在廻天記。活國
 西南至縛伽浪國。
 縛伽浪國。東西五十餘里。南北二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
 里。南至紇露悉泯健國。

紇露悉泥健國。周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西北至忽
憐國。

忽憐國。周八百餘里。國大都城周五六里。伽藍十餘所。僧徒
五百餘人。西至縛喝國。

縛喝國。東西八百餘里。南北四百餘里。北臨縛菊河。國大都
城周二十餘里。人皆謂之小王舍城也。其城雖固。居人甚少。
土地所產物類尤多。水陸諸花。難以備舉。伽藍百有餘所。僧
徒三千餘人。並皆習學小乘法教。城外西南。有納縛唐西僧
伽藍。此國先王之所建也。大雪山北。作論諸師。唯此伽藍美
業不替。其佛像則瑩以名珍。堂宇乃飾之奇寶。故諸國君長。

利之以攻劫。此伽藍素。有毘沙門天像。靈鑿可恃。冥加守衛。
近突厥葉護可汗。子肆葉護可汗。傾其部落。率其戎旅。奄襲
伽藍。欲圖珍寶。去此不遠。屯軍野次。其夜夢見。毘沙門天曰。
汝有何力。敢壞伽藍。因以長戟貫徹背。可汗驚悟。便苦心
痛。遂告群屬。所夢咎徵。馳請衆僧。方伸懺謝。未及返命。已從
殞沒。伽藍內南佛堂中。有佛澡罐。量可斗餘。雜色炫燿。金石
難名。又有佛牙。其長寸餘。廣八九分。色黃白。質光淨。又有佛
掃帚。迦奢草作也。長餘二尺。圍可七寸。其把以雜寶飾之。凡
此三物。每至六齋。法俗咸會。陳設供養。至誠所感。或放光明。
伽藍北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金剛泥塗。衆寶厠飾。中有舍

利。時燭靈光。

伽藍西南有一精廬。建立已來多歷年所。遠方輻湊。高才類聚。證四果者。難以詳舉。故諸羅漢將入涅槃。示現神通。衆所知識。乃有建立諸窣堵波。基跡相鄰。數百餘矣。雖證聖果。終無神變。蓋亦千計。不樹封記。今僧徒百餘人。夙夜匪懈。凡聖難測。

大城西北五十餘里。至提謂城。城北四十餘里有波利城。城中各有一窣堵波。高餘三丈。昔者如來。初證佛果。起菩提樹。方詣鹿園。時二長者。遇被威光。隨其行路之資。遂獻麩蜜。世尊爲說人天之福。最初得聞五戒十善也。既聞法誨。請所供

養。如來遂授其髮爪焉。二長者將還本國。請禮敬之儀式。如

來以僧伽_{舊曰僧祇}。方疊布下。次_{梨批也}。鬱多羅僧。次僧却崎。_{舊曰僧祇文批}

也。又覆鉢。暨錫杖。如是次第爲窣堵波。二人承命各還其城。擬儀聖旨。式修崇建。斯則釋迦法中最初窣堵波也。

城西七十餘里。有窣堵波。高餘二丈。昔迦葉波佛時之所建也。從大城西南入雪山阿。至銳秣陁國。

銳秣陁國。東西五六十里。南北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西南至胡寔健國。

胡寔健國。東西五百餘里。南北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多山川出善馬。西北至咀刺健國。

坦刺健國。東西五百餘里。南北五六十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西接波刺斯國界。從縛喝國南行百餘里。至揭職國。

揭職國。東西五百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四五里。土地磽确。陵阜連屬。少花果。多菽麥。氣序寒烈。風俗剛猛。伽藍十餘所。僧徒三百餘人。並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東南入大雪山。山谷高深。峰巖危險。風雪相繼。盛夏合凍。積雪弥谷。溪徑難涉。山神鬼魅。暴縱妖祟。群盜橫行。然害爲務。行六百餘里。出都貨邏國境。至梵衍那國。

梵衍那國。東西二千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在雪山之中也。人依山谷。逐勢邑居。國大都城據崖跨谷。長六七里。北背高巖。

有宿麥少花果。宜畜牧多羊馬。氣序寒烈。風俗剛獷。多衣皮褐。亦其所宜。文字風教。貨幣之用。同都貨邏國。語言少異。儀貌大同。淳信之心。特甚鄰國。上自三寶。下至百神。莫不輸誠。竭心宗敬。商估往來者。天神現徵祥。示崇變求福德。伽藍數十所。僧徒數千人。宗學小乘說出世部。王城東北山阿。有立佛石像。高百四五十尺。金色晃曜。寶飾煥爛。東有伽藍。此國先王之所建也。伽藍東有餘石釋迦佛立像。高百餘尺。分身別鑄。捻合成立。

城東二三里。伽藍中有佛入涅槃臥像。長千餘尺。其王每此設無遮大會。上自妻子。下至國珍。府庫既傾。復以身施。群官

條佐。就僧酬贖。若此者以為所務矣。

臥像伽藍東南行二百餘里。度大雪山。東至小川澤。泉池澄鏡。林樹青蔥。有僧伽藍。中有佛齒及劫初時獨覺齒。長餘五寸。廣減四寸。復有金輪王齒。長三寸。廣二寸。商諾迦縛娑商那和修訛也曰。商諾

漢所持鐵鉢。量可八九升。凡三賢聖遺物。並以黃金緘封。又有商諾迦縛娑九條。僧伽藍衣。絳赤色。設諾迦草皮之所績成也。商諾迦縛娑者阿難弟子也。在先身中。以設諾迦草衣。於解安居日。持施衆僧。承茲福力。於五百身中。陰生陰。恒服此衣。以最後身。從胎俱出。身既漸長。衣亦隨廣。及阿難之度出家也。其衣變為法服。及受具戒。更變為九條

僧伽藍。將證寂滅。入邊際定。發智願力。留此袈裟。盡釋迦遺法。法盡之後。方乃變壞。今已少損。信有徵矣。從此東行入雪山。踰越黑嶺。至迦畢試國。迦畢試國。周四千餘里。北背雪山。三陲黑嶺。國大都城。周十餘里。宜穀麥。多果木。出善馬。鬱金香。異方奇貨。多聚此國。氣序風寒。人性暴獷。言辭鄙戾。婚姻雜亂。文字大同。視貨邏國。習俗語言。風教頗異。服用毛氈。衣兼皮褐。貨用金錢銀錢及小銅錢。規矩模樣異於諸國。王刹利種也。有智略。性勇烈。威懾鄰境。統十餘國。愛育百姓。敬崇三寶。歲造丈八尺銀佛像。兼設無遮大會。周給貧窶。惠施鰥寡。伽藍百餘所。僧徒六千餘人。並多習學大乘法教。率堵波

僧伽藍。崇高弘敞。廣博嚴淨。天祠數十所。異道千餘人。或露形。或塗灰。連絡彌體。以爲冠鬘。

大城東三四里。北山下有大伽藍。僧徒三百餘人。並學小乘法教。聞諸先志曰。昔健駄邏國迦膩色迦王。威被鄰國。化洽遠方。治兵廣地。至葱嶺東。河西蕃維。畏威送質。迦膩色迦王既得質子。特加禮命。寒暑改館。冬居印度諸國。夏還迦畢試國。春秋止健駄邏國。故質子三時住處。各建伽藍。今此伽藍。卽夏居之所建也。故諸屋壁。圖畫質子。容貌服飾。頗同中夏。其後得還本國。心存故居。雖阻山川。不替供養。故今僧衆。每至入安居。解安居。大興法會。爲諸質子。祈福樹善。相繼不絕。

以至于今。

伽藍佛院東門南。大神王像。右足下坎地藏寶。質子之所藏也。故其銘曰。伽藍朽壞。取以修治。近有邊王。貪婪凶暴。聞此伽藍多藏珍寶。驅逐僧徒。方事發掘。神王冠中。鸚鵡鳥像。乃奮羽驚鳴。地爲震動。王及軍人。辟易僵仆。久而得起。謝咎以歸。

伽藍北嶺上。有數石室。質子習定之處也。其中多藏雜寶。其側有銘。藥叉守衛。有欲開發。取中寶者。此藥叉神。變現異形。或作師子。或作蟒虵。猛獸毒虫。殊形震怒。以故無人敢得攻發。石室西二三里大山。嶺上有觀自在菩薩像。有人至誠願

見者。菩薩從其像中。出妙色身。安慰行者。

大城東南三十餘里。至曷邏怛羅。傍有窣堵波。高百餘尺。或至齋日。時燭光明。覆鉢勢上石隙間。流出黑香油。靜夜中。時聞音樂之聲。聞諸先志曰。昔此國大臣。退羅怛邏之所建也。功既成已。於夜夢中。有人告曰。汝所建立窣堵波。未有舍利。明且有獻上者。宜從王請。且入朝進請曰。不量庸昧。敢有願求。王曰。夫何所欲。對曰。今有先獻者。願垂恩賜。王曰。然。退邏怛羅。佇立宮門。瞻望所至。俄有一人。持舍利瓶。大臣問曰。何欲獻上。曰。佛舍利。大臣曰。吾為尔守。宜先白王。退邏怛羅恐王珍貴舍利。追悔前恩。疾往伽藍。登窣堵波。至誠所

感。其石覆鉢自開。安置舍利。已而疾出。尙拘衣襟。王使逐之。石已掩矣。故其隙間。流黑香油。

城南四十餘里。至附立窣多伐刺祠城。凡地大震。山崖崩墜。周此城界無所動搖。

窣多伐刺祠城南三十餘里。至阿路奴高山。崖嶺峭峻。

巖谷杳冥。其峰每歲增高數百尺。與漕矩吒國土句反那下同。

羅山。勢勢相望。便即崩墜。聞諸土俗曰。初。那天神自遠而至。欲止此山。山神震怒。搖蕩谿谷。天神曰。不欲相舍。故此傾動。少垂賓主。當盈財寶。吾今往漕矩吒國。那羅山。每歲至我受國王大臣祀獻之時。宜相屬望。故阿路山增高既

已尋卽崩墜。

王城西北二百餘里。至大雪山。山頂有池。請雨祈晴。隨求果願。聞諸先志曰。昔健駄邏國有阿羅漢。常受此池龍王供養。每至中食。以神通力。并坐繩牀。凌虛而往。侍者沙彌。密於繩牀之下。攀援潛隱。而阿羅漢時至。便往至龍宮。乃見沙彌。龍王因請留食。龍王以天甘露飯。阿羅漢以人間味。而饌沙彌。阿羅漢飯食已訖。便爲龍王說諸法要。沙彌如常。爲師滌器。器有餘粒。駭其香味。卽起惡願。恨師忿龍。願諸福力。於今悉現。斷此龍命。我自爲王。沙彌發是願。時龍王已覺頭痛矣。羅漢說法誨喻。龍王謝咎責躬。沙彌懷忿未從。誨謝既還。伽藍

至誠發願。福力所致。是夜命終。爲大龍王。威猛奮發。遂來入池。然龍王居龍宮。有其部屬。捨其統命。以宿願故。興暴風雨。摧拔樹木。欲壞伽藍。時迦膩色迦王。恠而發問。其阿羅漢具以白王。王卽爲龍。於雪山下。立僧伽藍。建率堵波。高百餘尺。龍懷宿忿。遂發風雨。王以弘濟爲心。龍乘嗔毒作暴。僧伽藍率堵波。六壞七成。迦膩色迦王。恥功不成。欲填龍池。毀其居室。卽興兵衆。至雪山下。時彼龍王。深懷震懼。變作老婆羅門。叩王象而諫曰。大王宿殖善本。多種勝因。得爲人王。無思不服。今日何故與龍交爭。夫龍者畜也。卑下惡類。然有大威。不可力競。乘雲馭風。蹈虛履水。非人力所制。豈王心所怒哉。王

今舉國興兵。與一龍鬪。勝則王無伏遠之威。敗則王有非敵之恥。爲王計者。宜可歸兵。迦膩色迦王未之從也。龍卽還池。聲震雷動。暴風拔木。沙石如雨。雲霧晦冥。軍馬驚駭。王乃歸命三寶。請求加護。曰宿殖多福。得爲人王。威懾強敵。統瞻部洲。今爲龍畜所屈。誠乃我之薄福也。願諸福力。於今現前。卽於兩肩起大煙焰。龍退風靜。霧卷雲開。王令軍衆。人擔一石。用填龍池。龍王還作婆羅門。重請王曰。我是彼池龍王。懼威歸命。唯王悲愍。赦其前過。王以含育。覆養生靈。如何於我獨加惡害。王若煞我。我之與王俱墮惡道。王有斷命之罪。我懷怨讎之心。業報皎然。善惡明矣。王遂與龍明設要契。後更有

犯。必不相赦。龍曰。我以惡業。受身爲龍。龍性猛惡。不能自持。嗔心。或起。當忘所制。王今更立伽藍。不敢摧毀。每遣一人。候望山嶺。黑雲若起。急擊撻。我聞其聲。惡心當息。其王於是更修伽藍。建窣堵波。候望雲氣。於今不絕。聞諸先志曰。窣堵波中有如來骨。肉舍利。可一升餘。神變之事。難以詳述。一時中。窣堵波內。忽有煙起。少間。便出猛焰。時人謂窣堵波已從火燼。瞻仰良久。火滅煙消。乃見舍利。如白珠幡。循環表柱。宛轉而上。升高雲際。旋而下。

王城西北大河南岸。舊王伽藍。內有釋迦菩薩弱齡。鬚亂。長餘一寸。其伽藍東南。有一伽藍。亦名舊王。有如來頂骨一片。

面廣寸餘。其色黃白。髮孔分明。又有如來髮。髮色青紺。螺旋右縈。引長尺餘。卷可半寸。凡此三事。每至六齋。王及大臣散花供養。

頂骨伽藍西南。有舊王妃伽藍。中有金銅窣堵波。高百餘尺。聞諸土俗曰。其窣堵波中。有佛舍利升餘。每月十五日。其夜便放圓光。燭燿露盤。聯暉達曙。其光漸斂。入窣堵波。城西南有比羅娑洛山。唐言象堅山神作象形。故曰象堅也。昔如來在世。象堅神奉請世尊及千二百大阿羅漢。山巔有大磐石。如來卽之。受神供養。其後無憂王。卽磐石上起窣堵波。高百餘尺。今人謂之象堅窣堵波也。亦云中有如來舍利可一升餘。

象堅窣堵波北。山巖下有一龍泉。是如來受神飯已。及阿羅漢。於中漱口嚼楊枝。因卽種根。今爲茂林。後人於此建立伽藍。名鞞鐸佉。唐言楊枝自此東行六百餘里。山谷接連。峰巖峭峻。越黑嶺入北印度境。至濫波國。北印度境大唐西域記卷第一。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勅彫造。

大唐西域記卷第二。三國。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大慈持寺沙門辯機撰。

濫波國。

那揭羅曷國。

健駄邏國。

詳夫天竺之稱。異議糾紛。舊云身毒。或曰賢豆。今從正音。宜云印度。印度之人。隨地稱國。殊方異俗。遙舉惣名。語其所美。謂之印度。印度者。唐言月。月有多名。斯其一稱。言諸群生。輪迴不息。無明長夜。莫有司晨。其猶白日既隱。宵燭斯繼。雖有星光之照。豈如朗月之明。苟緣斯致。因而譬月。良以其土聖。

賢繼軌。導凡御物。如月照臨。山是義故。謂之印度。印度種姓族類群分。而婆羅門特為清貴。從其雅稱。傳以成俗。無云經界之別。惣謂婆羅門國焉。

若其封疆之域。可得而言。五印度之境。周九萬餘里。三垂大海。北背雪山。北廣南狹。形如半月。齒野區分七十餘國。時特暑熱。地多泉濕。北乃山阜隱軀。丘陵駉鹵。東則川野沃潤。時墮膏腴。南方草木榮茂。西方土地礪确。斯大槩也。可略言焉。夫數量之稱。謂踰繕那。舊曰山旬。又曰踰闍那。又曰山延。皆訛略也。踰繕那者。自古聖王一日軍行也。舊傳一踰繕那四十里矣。印度國俗。乃三十里。聖教所載。唯十六里。窮微之數。分一踰繕那為八拘盧舍。拘

盧舍者。謂大牛鳴聲所極聞。稱拘盧舍。分一拘盧舍為五百弓。分一弓為四肘。分一肘為二十四指。分一指節為七宿麥。乃至虱蟻隙塵。牛羊毛兔毫金水。次第七分。以至細塵。細塵七分。為極細塵。極細塵者。不可復拊。拊即歸空。故曰極微也。

若乃陰陽曆運。日月次舍。稱謂雖殊。時候無異。隨其星建。以標月名。時極短者。謂刹那也。百二十刹那為一呬刹那。六十呬刹那為一臘縛。三十臘縛為一牟呼栗多。五牟呼栗多為一時。六時合成一日一夜。晝三夜三居俗日夜分為八時。晝四夜四於一二時各有四分。月盈至滿。謂之白分。月虧至晦。謂之黑分。黑分或十四

日十五日。月有小大故也。黑前白後。合爲一月。六月合爲一行。日遊在內北行也。日遊在外南行也。揔此二行。合爲一歲。又分一歲以爲六時。正月十六日至三月十五日。漸熱也。三月十六日至五月十五日。盛熱也。五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兩時也。七月十六日至九月十五日。茂時也。九月十六日至十一月十五日。漸寒也。十一月十六日至正月十五日。盛寒也。如來聖教。歲爲三時。正月十六日至五月十五日。熱時也。五月十六日至九月十五日。兩時也。九月十六日至正月十五日。寒時也。或爲四時。春夏秋冬也。春三月。謂制哩羅月。吠舍佉月。逝瑟吒月。當此從正月十六日至四月十五日。夏

三月。謂頰沙茶月。室羅伐拏月。婆羅鉢隨月。當此從四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秋三月。謂頰濕縛庾闍月。迦刺底迦月。末伽始羅月。當此從七月十六日至十月十五日。冬三月。謂報沙月。磨祛月。頗勒婁拏月。當此從十月十六日至正月十五日。故印度僧徒。依佛聖教。坐兩安居。或前三月。或後三月。前三月。當此從五月十六日至八月十五日。後三月。當此從六月十六日至九月十五日。前代譯經律者。或云坐夏。或云坐臘。斯皆邊裔殊俗。不達中國正音。或方言未融。而傳譯有謬。又推如來入胎初生出家成佛涅槃日月。皆有參差。語在後記。

若夫邑里岡闔。方城廣峙。街衢巷陌。曲徑盤迂。闔閭當塗。旗亭夾路。屠釣侶優。魁胎除糞。旌厥宅居。序之邑外。行里往來。僻於路左。至於宅居之製。垣郭之作。地勢卑濕。城多疊堞。諸牆壁。或編竹木。室宇臺觀。板屋平頭。泥以石灰。覆以甃。諸異崇構。製同中夏。苦茅苦草。或埽或板。壁以石灰爲飾。地塗牛糞爲淨。時花散布。斯其異也。諸僧伽藍。頗極奇製。四樓四起。重閣三層。椳栱棟梁。奇形彫鏤。戶牖垣牆。圖畫衆綵。黎庶之居。內侈外儉。陝室中堂。高廣有異。層臺重閣。形製不拘。門闕東戶。朝座東面。至於坐止。咸用繩牀。王族大人。士庶豪右。莊飾有殊。規矩無異。君王朝坐。殊復高廣。珠璣間錯。謂師

子牀。敷以細氈。踏以寶机。凡百庶僚。隨其所好。刻彫異類。瑩飾奇珍。衣裳服玩。無所裁製。貴鮮白輕。雜綵。男則繞腰絡腋。橫巾右袒。女乃襟衣下垂。通肩捨覆。頂爲小髻。餘髮垂下。或有剪髡。別爲詭俗。首冠花鬘。身佩瓔珞。其所服者。謂憍奢耶衣。及氈布等。憍奢耶者。野蠶絲也。取摩衣麻之類也。頌城嚴反鉢羅衣。織細羊毛也。褐刺納衣。織野獸毛也。獸毛細異。可得緝績。故以見珍。而充服用。其北印度。風土寒烈。短製褊衣。頗同胡服。外道服飾。紛雜異製。或衣孔雀羽尾。或飾憍樓瓔珞。或無服露形。或草板掩體。或拔髮斷髡。或蓬鬢椎髻。裳衣無定。赤白不恒。沙門法服。唯有三衣。及僧却崎泥縛些桑簡反那三

衣裁製。部執不同。或緣有寬狹。或葉有小大。僧却崎唐言掩腋。舊曰僧祇。也。支能。覆左肩掩兩腋。左開右合。長裁過腰。泥縛些那唐言結襪。舊曰泥襪。也。既無帶襟。其將服也。集衣為褊。束帶以縞。褊則諸部各異色。乃黃赤不同。刹帝利婆羅門。清素居簡。潔白儉約。國王大。臣服玩良異。花鬘寶冠。以為首飾。環釧瓔珞。而作身佩。其有富商大賈。唯釧而已。人多徒跣。少有所履。染其牙齒。或赤或黑。齊髮穿耳。修鼻大眼。斯其貌也。

夫其潔清自守。非矯其志。凡有饌食。必先盥洗。殘宿不再。食器不傳。瓦木之器。經用必棄。金銀銅鐵。每加摩瑩。饌食既訖。嚼楊枝而為淨。澡漱未終。無相執觸。每有洩溺。必事澡灌。身

塗諸香。所謂旃檀鬱金也。君王將浴。鼓奏絃歌。祭祀拜祠。沐浴盥洗。

詳其文字。梵天所製。原始垂則。四十七言也。遇物合成。隨事轉用。流演枝派。其源浸廣。因地隨人。微有改變。語其大較。未異本源。而中印度。特為詳正。聲調和雅。與天同音。氣韻清亮。為人軌則。鄰境異國。習謬成訓。競趨澆俗。莫守淳風。至於記言書事。各有司存。史誥捨稱。謂尼羅蔽茶。唐言。清綠。善惡具舉。灾祥備著。而開蒙誘進。先導十二章。七歲之後。漸授五明大論。一曰聲明。釋詁訓字。詮目疏別。二曰工巧明。技術機關。陰陽曆數。三曰醫方明。禁呪閑邪。藥石針艾。四曰因明。考定正邪。研厥

真偽。五曰內明。究暢五乘。因果妙理。其婆羅門學。四吠陀論。舊曰毘陀訛也。一曰壽。謂養生繕性。二曰祠。謂享祭祈禱。三曰平。謂禮儀。占卜兵法軍陣。四曰術。謂異能伎數。禁呪醫方。師必博究精微。貫窮玄奧。示之大義。導以微言。提撕善誘。彫朽勵薄。若乃識量通敏。志懷逋逸。則拘繫反開。業成後已。年方三十。志立學成。既居祿位。先酬師德。其有博古好雅。肥遁居貞。沈浮物外。逍遙事表。寵辱不驚。聲問以遠。君王雅尚。莫能屈迹。然而國重聰叡。俗貴高明。褒贊既隆。禮命亦重。故能強志篤學。忘疲遊藝。訪道依仁。不遠千里。家雖豪富。志均糶旅。口腹之資。巡旬以濟。有貴知道。無恥匪財。娛遊惰業。媮食靡衣。既無

令德。又非時習。恥辱俱至。醜聲載揚。如來理教。隨類得解。去聖悠遠。正法醇醜。任其見解之心。俱獲聞智之悟。部執峰峙。諍論波濤。異學專門。殊途同致。十有八部。各擅鋒銳。大小二乘。居止區別。其有宴默思惟。經行住立。定慧悠隔。誼靜良殊。隨其衆居。各製科防。無云律論。經是佛經。講宣一部。乃免僧知事。二部加上房資具。三部差侍者。祇承。四部給淨人役使。五部則行乘象。六部又導從周衛。道德既高。旌命亦異。時集講論。考其優劣。彰別善惡。黜陟幽明。其有商擢微言。抑揚妙理。雅辭瞻美。妙辯敏捷。於是馭乘寶象。導從如林。至乃義門虛闕。辭鋒挫銳。理寡而辭繁。義乖

而言順。遂即面塗赭。聖身坐塵土。序於曠野。棄之溝壑。旣旌
淑匿。亦表賢愚。人知樂道。家勤志學。出家歸俗。從其所好。罹
咎犯律。僧中科罰。輕則衆命。訶責。次又衆不與語。重乃衆不
共住。不共住者。序擯不齒。出一住處。措身無所。羈旅艱辛。或
返初服。

若夫族姓殊者。有四流焉。一曰婆羅門。淨行也。守道居貞。潔

白其操。二曰刹帝利。王種也。舊曰刹利略也奕世君臨。仁恕爲志。三曰

吠奢。舊曰毗舍離也商賈也。貿遷有無。逐利遠近。四曰戍隴羅。舊曰首農

人也。肆力疇墾。勤身稼穡。凡茲四姓。清濁殊流。婚娶通親。飛

伏異路。內外宗枝。姻媾不雜。婦人一嫁。終無再醮。自餘雜姓。

寔繁種族。各隨類聚。難以詳載。君王奕世。唯刹帝利。纂試時
起。異姓稱尊。國之戰士。驍雄畢選。子父傳業。遂窮兵術。居則
宮廬周衛。征則奮旅前鋒。凡有四兵。步馬車象。象則被以堅
甲。牙施利距。一將安乘。授其節度。兩卒左右。爲之駕馭。車乃
駕以駟馬。兵帥居其乘。列卒周衛。扶輪挾轂。馬軍散禦。逐北
奔命。步軍輕捍。敢勇充選。負大楯。執長戟。或持刀劍。前奮行
陣。凡諸戎器。莫不鋒銳。所謂矛。析弓。矢。刀。劍。鉞。斧。戈。及長稍。
輪索之屬。皆世習矣。夫其俗也。性雖狷急。志甚貞質。於財無
苟得。於義有餘讓。懼冥運之罪。輕生事之業。詭譎不行。盟誓
爲信。政教尙質。風俗猶和。凶忤群小。時虧國憲。謀危君上。事

迹彰明。則常幽囹圄。無所刑戮。任其生死。不齒人倫。犯傷禮義。悖逆忠孝。則刺鼻截耳。斷手刖足。或驅出國。或放荒裔。自餘咎犯。輸財贖罪。理獄占辭。不加刑朴。隨問欵對。據事平科。拒違所犯。恥過飾非。欲究情實。事須案者。凡有四條。水火稱毒。水則罪人與石。盛以連囊。沈之深流。校其真偽。人沈石浮。則有犯。人浮石沈。則無隱。火乃燒鐵。罪人踞上。復使足蹈。既遺掌案。又令舌舐。虛無所損。實有所傷。懦弱之人。不堪炎熾。捧未開花。散之向焰。虛則花發。實則花焦。稱則人石平衡。輕重取驗。虛則人伍石舉。實則石重人輕。毒則以一殺羊。剖其右脾。隨被訟人所食之分。雜諸毒藥。置右脾中。實則毒發而

死。虛則毒歇而蘇。舉四條之例。防百非之路。

致敬之式。其儀九等。一發言慰問。二俯首示敬。三舉手高揖。四合掌平拱。五屈膝。六長踞。七手膝踞地。八五輪俱屈。九五體投地。凡斯九等。極唯一拜。跪而讚德。謂之盡敬。遠則稽顙拜手。近則鳴足摩踵。凡其致辭受命。袞裳長跪。尊賢受拜。必有慰辭。或摩其頂。或拊其背。善言誨導。以示親厚。出家沙門。既受敬禮。唯加善願。無止跪拜。隨所宗事。多有旋繞。或唯一周。或復三匝。宿心別請。數則從欲。

凡遭疾病。絕粒七日。期限之中。多有痊愈。必未瘳差。方乃餌藥。藥之性類。名稱不同。醫之工伎。占候有異。終沒臨喪。哀號

相泣裂裳拔髮。拍額椎背。服制無間。喪期無數。送終殯葬。其儀有三。一曰火葬。積薪焚燎。二曰水葬。沈流漂散。三曰野葬。棄林僻獸。國王殂落。先立嗣君。以主喪祭。以定上下。生立德号。死無議諡。喪禍之家。人莫就食。殯葬之後。復常無諱。諸有送死。以爲不潔。咸於郭外。浴而後入。至於年耆壽考。死期將至。嬰累沈痾。生崖恐極。厭離塵俗。願棄人間。輕鄙生死。希遠世路。於是親故知友。奏樂餞會。泛舟鼓棹。濟宛伽河。中流自溺。謂得生天。十有其一。未盡鄙見。出家僧衆。制無號哭。父母亡喪。誦念酬恩。追遠慎終。寔資冥福。

政教既寬。機務亦簡。戶不籍書。人無徭課。王田之內。大分爲

四。一充國用祭祀。二以封建輔佐宰臣。三賞聽微碩學高才。四樹福田給諸異道。所以賦斂輕薄。徭稅儉省。各安世業。俱佃口分。假種王田。六稅其一。商賈逐利。來往貨遷。津路關防。輕稅後過。國家營建。不虛勞役。據其成功。酬之價直。鎮戍征行。宮廬營衛。量事招募。懸賞待人。宰牧輔臣。庶官僚佐。各有分地。自食封邑。風壤既別。地利亦殊。花草果木。雜種異名。所謂菴沒羅果。菴弭羅果。末杜迦果。跋達羅果。劫比他果。阿末羅果。鎖杜迦果。烏曇跋羅果。茂遮果。那利筋羅果。般核娑果。凡厥此類。難以備載。見珍人世者。略舉言焉。至於棗栗棗柿。印度無聞。梨柰。桃杏。葡萄等果。迦濕彌羅國已來。往往

間植石榴柑橘。諸國皆樹墾田農務。稼穡耕耘。播植隨時。各從勞逸。土宜所出。稻麥尤多。蔬菜則有苣芥瓜瓠葷菜等。葱蒜雖少。噉食亦希。家有食者。駭令出郭。至於乳酪膏蘇炒糖石蜜芥子油諸餅麩常所膳也。魚羊麋鹿。時薦肴馔。牛驢象馬豕犬狐狼師子猴獾。凡此毛群。例無味噉。噉者鄙耻。衆所穢惡。屏居郭外。希迹人間。若其酒醴之差。滋味流別。葡萄甘蔗。剌帝利飲也。麴蘖醇醪。吠奢等飲也。沙門婆羅門。飲葡萄甘蔗漿。非酒醴之謂也。雜姓卑族。無所流別。然其資用之器巧質有殊。什物之具。隨時無闕。雖釜鏝斯用。而炊飯莫知多器坏土。少用赤銅。食以一器。衆味相調。手指斟酌。略無匙

箸。至於老病。乃用銅匙。

若其金銀鍮石。白玉火珠。風土所產。彌復盈積。奇珍雜寶。異類殊名。出自海隅。易以求質。然其貨用。交遷有無。金錢銀錢貝珠小珠。印度之境。疆界具舉。風壤之差。大略斯在。同條共貫。粗陳梗槩。異政殊俗。據國而叙。

濫波國。周千餘里。北背雪山。三垂黑嶺。國大都城。周十餘里。自數百年。王族絕嗣。豪傑力競。無大君長。近始附屬迦畢試國。宜梗稻多。甘蔗林樹雖衆。果實乃少。氣序漸溫。微霜無雪。國俗豐樂。人尚歌詠。志性怯弱。情懷詭詐。更相欺誑。未有推先。體貌卑小。動止輕躁。多衣白氍。所服鮮飾。伽藍十餘所。僧

徒寡少。並多習學大乘法教。天祠數十。異道甚多。從此東南行百餘里。踰大嶺。濟大河。至那揭羅曷國。北印度境。那揭羅曷國。東西六百餘里。南北二百五六十里。山周四境。懸隔危險。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無大君長。主令役屬迦畢試國。豐穀稼多花果。氣序溫暑。風俗淳質。猛銳驍雄。輕財好學。崇敬佛法。少信異道。伽藍雖多。僧徒寡少。諸率堵波。荒蕪圯壞。天祠五所。異道百餘人。

城東二里有率堵波。高三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編石特起。刻彫奇製。釋迦菩薩。值然燈佛。敷鹿皮衣。布髮掩泥。得受記處。時經劫壞。斯迹無泯。或有齋日。天雨衆花。群黎心競。式

修供養。其西伽藍。少有僧徒。次南小率堵波。是昔掩泥之地。無憂王避大路。遂僻建焉。

城內有大率堵波。故基。聞諸先志曰。昔有佛齒。高廣嚴麗。今既無齒。唯餘故基。其側有率堵波。高三十餘尺。彼俗相傳。不知源起。云從空下。峙基於此。既非人工。寔多靈瑞。

城西南十餘里。有率堵波。是如來自中印度。凌虛遊化。降迹於此國。人感慕。建此靈基。其東不遠。有率堵波。是釋迦菩薩。昔值然燈佛。於此買花。

城西南二十餘里。至小石嶺。有伽藍。高堂重閣。積石所成。庭宇寂寥。絕無僧侶。中有率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

也。

伽藍西南深澗。階絕。瀑布飛流。懸崖壁立。東崖石壁。有大洞穴。瞿波羅龍之所居也。門徑狹小。窟穴冥闇。崖石津滴。磳徑餘流。昔有佛影。煥若真容。相好具足。儼然如在。近代已來。人不遍覩。縱有所見。髣髴而已。至誠祈請。有冥感者。乃暫明視。尙不能久。昔如來在世之時。此龍爲牧牛之士。供王乳酪。進奉失宜。既獲譴責。心懷恚恨。卽以金錢買花。供養受記。率堵波。願爲惡龍。破國害王。卽趣石壁。投身而死。遂居此窟。爲大龍王。便欲出穴。成本惡願。適起此心。如來已鑒。愍此國人。爲龍所害。運神通力。自中印度至。龍見如來。毒心遂止。受不煞

戒。願護正法。因請如來。常居此窟。諸聖弟子。恒受我供。如來告曰。吾將寂滅。爲汝留影。遣五羅漢。常受汝供。正法懸沒。其事無替。汝若毒心奮怒。當觀吾留影。以慈善故。毒心當止。此賢劫中。當來世尊。亦悲愍汝。皆留影像。

影窟門外。有二方石。其一石上。有如來足蹈之迹。輪相微現。光明時燭。影窟左右。多諸石室。皆是如來諸聖弟子。入定之處。影窟西北隅。有率堵波。是如來經行之處。其側率堵波。有如來髮爪。隣此不遠。有率堵波。是如來顯暢真宗。說滄界處之所也。影窟西有大盤石。如來嘗於其上。濯浣袈裟。文影微現。城東南三十餘里。至醯羅城。周四五里。堅峻險固。花林池

沼。光鮮澄鏡。城中居人。淳質正信。復有重閣。畫棟丹楹。第二閣中。有七寶小傘。堵波。置如來頂骨。骨周一尺二寸。髮孔分明。其色黃白。盛以寶函。置傘堵波中。欲知善惡相者。香末和泥。以印頂骨。隨其福感。其文煥然。又有七寶小傘。堵波。以貯如來髑髏骨。狀若荷葉。色同頂骨。亦以寶函。緘絡而置。又有七寶小傘。堵波。有如來眼睛。睛大如椽。光明清徹。瞰映中外。又以寶函。緘封而置。如來僧伽毘袈裟。細氎所作。其色黃赤。置寶函中。歲月既遠。微有損壞。如來錫杖。白鐵作鏤。栴檀爲筴。寶筒盛之。近有國王。聞此諸物。並是如來昔親服用。恃其威力。迫脇而歸。既至本國。置所居宮。曾未浹辰。求之已失。爰

更尋訪。已還本處。斯五聖迹。多有靈異。迦畢試王。令五淨行。給侍香花。觀禮之徒。相繼不絕。諸淨行等。欲從虛寂。以爲財用。人之所重。權立科條。以止諠雜。其大略曰。諸欲見如來頂骨者。稅一金錢。若取印者。稅五金錢。自餘節級。以次科條。科條雖重。觀禮彌衆。

重閣西北。有傘堵波。亦甚高大。而多靈異。人以指觸。便即搖震。連基傾動。鈴鐸和鳴。從此東南山谷中。行五百餘里。至健馱邏國。舊曰札隨衛訛也。北印度境。

健馱邏國。東西千餘里。南北八百餘里。東臨信度河。國大都城。号布路沙布邏。周四十餘里。王族絕嗣。役屬迦畢試國。邑

里空荒。居人稀少。宮城一隅。有千餘戶。穀稼殷盛。花果繁茂。多甘蔗。出石蜜。氣序溫暑。畧無霜雪。人性恇怯。好習典藝。多敬異道。少信正法。自古已來。印度之境。作論諸師。則有那羅延天無著菩薩世親菩薩法救如意脇尊者等本生處也。僧伽藍千餘所。摧殘荒廢。蕪漫蕭條。諸窣堵波。頗多頽圯。天祠百數。異道雜居。

王城內東北。有一故基。昔佛鉢之寶臺也。如來涅槃之後。鉢流此國。經數百年。式遵供養。流轉諸國。在波刺斯城外東南八九里。有卑鉢羅樹。高百餘尺。枝葉扶疎。陰影蒙密。過去四佛已坐其下。今猶現有四佛坐像。賢劫之中。九百九十六佛。

皆當坐焉。冥祇警衛。靈鑿潛被。釋迦如來於此樹下。南面而坐。告阿難曰。我去世後。當四百年。有王命世。号迦膩色迦。此南不遠。起窣堵波。吾身所有。骨肉舍利。多集此中。

卑鉢羅樹南。有窣堵波。迦膩色迦王之所建也。迦膩色迦王。以如來涅槃之後。第四百年。君臨膺運。統膺部洲。不信罪福。輕毀佛法。收遊草澤。遇見白鬼。王親奔逐。至此忽滅。見有牧牛小豎。於林樹間。作小窣堵波。其高三尺。王曰。汝何所爲。牧豎對曰。昔釋迦佛。聖智懸記。當有國王。於此勝地。建窣堵波。吾身舍利。多聚其內。大王聖德宿殖。名符昔記。神功勝福。允屬斯辰。故我今者。先相警發。說此語已。忽然不現。王聞是說。

嘉慶增懷。自負其名。大聖先記。因發正信。深敬佛法。周小窳堵波。更建石窳堵波。欲以功力。彌覆其上。隨其數量。恒出三尺。若是增高。踰四百尺。基趾所峙。周一里半。層基五級。高一百五十尺。方乃得覆小窳堵波。王因嘉慶。復於其上。更起二十五層。金銅相輪。卽以如來舍利一斛。而置其中。式修供養。營建纔訖。見小窳堵波。在大基東南隅下。傍出其半。王心不平。便卽擲棄。遂住窳堵波第二級下。石基中半現。復於本處。更出小窳堵波。王乃退而歎曰。嗟夫人。事易迷。神功難掩。靈聖所扶。憤怒何及。慙懼既已。謝咎而歸。其二窳堵波。今猶現在。有嬰疾病。欲祈康愈者。塗香散花。至誠歸命。多蒙瘳差。大

窳堵波東面。石陛南。鑿作二窳堵波。一高三尺。一高五尺。規摹形狀。如大窳堵波。又作兩軀佛像。一高四尺。一高六尺。擬菩提樹下加趺坐像。日光照燭。金色晃曜。陰影漸移。石文青紺。聞諸耆舊曰。數百年前。石基之隙。有金色蟻。大者如指。小者如麥。同類相從。習其石壁。文若彫鏤。廁以金沙。作爲此像。今猶現在。

大窳堵波石陛南面。有齋佛像。高一丈六尺。自甬已上。分現兩身。從甬已下。合爲一體。聞諸先志曰。初有貧士。備力自濟。得一金錢。願造佛像。至窳堵波所。謂齋工曰。我今欲圖如來妙相。有一金錢。酬功尙少。宿心憂負。迫於貧乏。時彼齋工。鑿

其至誠。無云價直。許爲成功。復有一人。事同前述。持一金錢。求畫佛像。畫工是時。受二人錢。求妙丹青。共畫一像。二人同日。俱來禮敬。畫工乃同指一像。示彼二人。而謂之曰。此是汝所作之佛像也。二人相視。若有所懷。畫工心知其疑也。謂二人曰。何思慮之久乎。凡所受物。毫釐不虧。斯言不謬。像必神變。言聲未靜。像現靈異。分身交影。光相照著。二人悅服。心信歡喜。

大率堵波西南百餘步。有白石佛像。高一丈八尺。北面而立。多有靈相。數放光明。時有人。見像出夜行。旋繞大率堵波。近有群賊。欲入行盜。像出迎賊。賊黨怖退。像歸本處。住立如故。

群盜因此。改過自新。遊行邑里。具告遠近。大率堵波左右小率堵波。魚鱗百數。佛像莊嚴。務窮工思。殊香異音。時有聞聽。靈仙聖賢。或見旋繞。此率堵波者。如來懸記。七燒七立。佛法方盡。先賢記曰。成壞已三。初至此國。適遭大火。當見營構。尙未成功。

大率堵波西。有故伽藍。迦膩色迦王之所建也。重閣累樹。層臺洞戶。旌召高僧。式昭景福。雖則圯毀。尙曰奇工。僧徒減少。並學小乘。自建伽藍。異人間出。諸作論師。及證聖果。清風尙厲。至德無泯。第三重閣。有波栗濕縛摩訶尊者室。久已傾頽。尙立旌表。初尊者之爲梵志師也。年垂八十。捨家染衣。城中

少年更謂之曰。愚夫朽老。一何淺智。夫出家者。有二業焉。一則習定。二乃誦經。而今衰耄。無所進取。濫迹清流。徒知飽食。時脇尊者。聞諸譏議。因謝時人。而自誓曰。我若不通三藏理。不斷三界欲。得六神通。具八解脫。終不以脇而至於席。自尔之後。唯日不足。經行宴坐。住立思惟。晝則研習理教。夜乃靜慮凝神。綿歷三歲。學通三藏。斷三界欲。得三明智。時人敬仰。因号脇尊者焉。

脇尊者室東。有故房。世親菩薩。於此製阿毘達磨俱舍論。人而敬之。封以記焉。

世親室南五十餘步。第二重閣。末笈曷刺他

唐言如掌

論師。於此

製毗婆沙論。論師以佛涅槃之後一千年中。利見也。少好學。有才辯。聲問遐被。法俗歸心。時室羅伐悉底國。毗訖羅摩阿迭多王。唐言超日威風遠洽。臣諸印度。日以五億金錢。周給貧窶孤獨。主藏臣懼國用乏匱也。乃諷諫曰。大王威被殊俗。澤及昆虫。請增五億金錢。以賑四方匱乏。府庫既空。更稅有土。重斂不已。怨聲載揚。則君土有周給之恩。臣下被不恭之責。王曰。聚有餘。給不足。非苟爲身侈靡國用。遂加五億。惠諸貧乏。其後畋遊。逐豕失蹤。有尋知迹者。賞一億金錢。如意論師。一使人剃髮。輒賜一億金錢。其國史臣。依卽書記。王恥見高。心常怏怏。欲衆辱如意論師。乃招集異學。德業高深者百人。而

下令曰。欲收視聽遊諸真境。異道紛雜。歸心靡措。今考優劣。專精遵奉。泊乎集論。重下令曰。外道論師。並英俊也。沙門法衆。宜善宗義。勝則崇敬佛法。負則誅戮僧徒。於是如意詰諸外道。九十九人已退飛矣。下席一人視之。度如也。因而劇談。論及火煙。王與外道。咸誼言曰。如意論師。辯義有失。夫先煙兩後及火。此事理之常也。如意雖欲釋難。無聽覽者。恥見衆辱。齟斷其舌。乃書誠告門人。世親曰。黨援之衆。無競大義。群迷之中。無辯正論。言畢而死。居未久。超日王失國。興王膺運。表式英賢。世親菩薩欲雪前恥。來白王曰。大王以聖德君臨。爲舍讓主命。先師如意。學窮玄奧。前王宿憾。衆挫高名。我承

導誘。欲復先怨。其王知如意哲人也。美世親雅操焉。乃召諸外道與如意論者。世親重述先旨。外道謝屈而退。迦膩色迦王伽藍東北。行五十餘里。渡大河。至布色羯邏伐底城。周十四五里。居人殷盛。閭閻洞連。城西門外。有一天祠。天像威嚴。靈異相繼。

城東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卽過去四佛說法之處。先古聖賢。自中印度。降神導物。斯地寔多。卽伐蘇蜜咀羅唐言世友。論師。於此製衆事分阿毘達磨論。

城北四五里。有故伽藍。庭宇荒涼。僧徒寡少。然皆遵習小乘法教。卽達磨咀邏多唐言法救。舊曰達磨多羅訛也。論師。於此製雜阿毗達磨論。

伽藍側有窣堵波。高數百尺。無憂王之所建也。彫木文石。頗異人工。是釋迦佛。昔為國王。修菩薩行。從衆生欲。惠施不倦。喪身若遺。於此國土。千生為王。即斯勝地。千生捨眼。

捨眼東不遠。有二石窣堵波。各高百餘尺。右則梵王所立。左乃天帝所建。以妙珍寶。而瑩飾之。如來寂滅。寶變為石。基雖傾陷。尚曰崇高。

梵釋窣堵波。西北行五十餘里。有窣堵波。是釋迦如來。於此化鬼子母。令不害人。故此國俗。祭以求嗣。

化鬼子母北。行五十餘里。有窣堵波。是商莫迦菩薩。舊曰跋摩菩薩也。恭行鞠養。侍盲父母。於此採菓。遇王遊獵。毒矢誤中。至誠感

靈。天帝傳藥。德動明聖。尋即復蘇。

商莫迦菩薩被害。東南行二百餘里。至跋虜沙城。城北有窣堵波。是蘇達拏太子。唐言善牙。以父王大象。施婆羅門。蒙譴被擯。

願謝國人。既出郭門。於此告別。其側伽藍。五十餘僧。並小乘學也。昔伊濕伐邏唐言自在。論師。於此製阿毗達磨明燈論。

跋虜沙城東門外。有一伽藍。僧徒五十餘人。並大乘學也。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立。昔蘇達拏太子。擯在彈多落迦山。舊曰攬特山說也。婆羅門乞其男女。於此鬻賣。

跋虜沙城東北二十餘里。至彈多落迦山。嶺上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蘇達拏太子。於此棲隱。其側不遠。有窣堵波。太子

於此以男女施婆羅門。婆羅門捶其男女。流血染地。今諸草木。猶帶絳色。巖間石室。太子及妃習定之處。谷中林樹。垂條若帷。並是太子昔所遊止。其側不遠。有一石廬。卽古仙人之所居也。

他廬西北。行百餘里。越一小山至大山。山南有伽藍。僧徒少。並學大乘。其側翠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昔獨角仙人所居之處。仙人爲姪女誘亂。退失神通。姪女乃怒其肩。而還城也。

跋房沙城東北五十餘里至崇山。山有青石大自在天婦像。毗摩天女也。聞諸土俗曰。此天像者。自然有也。靈異旣多。祈

禱亦衆。印度諸國。求福請願。貴賤畢萃。遠近咸會。其有願見天神形者。至誠無貳。絕食七日。或有得見。求願多遂。山下有夫自在天祠。塗灰外道。式修祠祀。

毗摩天祠東南。行百五十里。至烏鐸迦漢茶城。周二十餘里。南臨信度河。居人富樂。寶貨盈積。諸方珍異。多集於此。

烏鐸迦漢茶城西北。行二十餘里。至娑羅觀邏邑。是製聲明論波你尼仙本生處也。遠古之初。文字繁廣。時經劫壞。世界空虛。長壽諸天。降靈道俗。由是之故。文籍生焉。自時厥後。其源泛濫。梵王天帝。作則隨時。異道諸仙。各製文字。人相祖述。競習所傳。學者虛功。難用詳究。人壽百歲之時。有波你尼仙。

生知博物。愍時澆薄。欲削浮僞。刪定繁猥。遊方問道。遇自在天。遂申述作之志。自在天曰。盛矣哉。吾當祐汝。仙人受教而退。於是研精覃思。採摭羣言。作爲字書。備有千頌。頌三十二言矣。究極今古。揔括文言。封以進上。王甚珍異。下令國中。普使傳習。有誦通利。賞千金錢。所以師資傳授。盛行當世。故此邑中諸婆羅門。碩學高才。博物強識。

婆羅觀邊邑中。有翠堵波。羅漢化波你尼仙後進之處。如來去世。垂五百年。有大阿羅漢。自迦濕弥羅國。遊化至此。乃見梵志捶訓稚童。時阿羅漢。謂梵志曰。何苦此兒。梵志曰。令學聲明論。業不時進。阿羅漢適尔而笑。老梵志曰。夫沙門者。慈

悲爲情。愍傷物類。仁今所笑。願聞其說。阿羅漢曰。談不容易。恐致深疑。汝頗嘗聞波你尼仙製聲明論。垂訓於世乎。婆羅門曰。此邑之子。後進仰德。像設猶在。阿羅漢曰。今汝此子。卽是彼仙。猶以強識。翫習世典。唯談異論。不究真理。神智唐捐。流轉未息。尙乘餘善。爲汝愛子。然則世典文辭。徒疲功績。豈若如來聖教。福智冥滋。曩者南海之濱。有一枯樹。五百蝙蝠。於中穴居。有諸商侶。止此樹下。時屬風寒。人皆飢凍。聚積樵蘇。置火其下。煙焰漸熾。枯樹遂燃。時商侶中。有一賈客。夜分已後。誦阿毗達磨藏。彼諸蝙蝠。雖爲火困。愛好法音。忍而不去。於此命終。隨業受生。俱得人身。捨家修學。乘聞法聲。聰明

利智。並證聖果。為世福田。近迦膩色迦王與脇尊者。招集五百賢聖於迦濕彌羅國。作毘婆沙論。斯並枯樹之中。五百蠅蠅也。余雖不肖。是其一數。斯則優劣良異。飛伏懸殊。仁今愛子。可許出家。出家功德。言不能述。時阿羅漢說此語已。示神通事。因忽不現。婆羅門深生敬異。歡善久之。具告鄰里。遂放其子。出家修學。因即迴信。崇重三寶。鄉人從化。於今彌篤。從烏鐸迦漢茶城。北踰山涉川。行六百餘里。至烏仗那國。唐言兜之範圍也。舊云烏場或白烏茶。皆謂北印度境。

大唐西域記卷第二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勅彫造

大唐西域記卷第三八國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大慈持寺沙門辯機撰

烏仗那國。

鉢露羅國。

噠叉始羅國。

僧訶捕羅國。

烏剌尸國。

迦濕彌羅國。

牢攸

奴故反 嗟國。

暹羅闍補羅國。

烏仗那國。周五千餘里。山谷相屬。川澤連原。穀稼雖播。地利不滋。多葡萄。少甘蔗。土產金鐵。宜鬱金香。林樹蒼鬱。花果茂盛。寒暑和暢。風雨順序。人性怯懦。俗情譎詭。好學而不功。禁

呪爲藝業。多衣白氈。少有餘服。語言雖異。大同印度。文字禮儀。頗相參預。崇重佛法。敬信大乘。夾蘇婆伐率堵河。舊有一千四百伽藍。多已荒蕪。昔僧徒一萬八千。今漸減少。並學大乘。寂定爲業。善誦其文。未究深義。戒行清潔。特閑禁呪。律儀傳訓。有五部焉。一法密部。二化地部。三飲光部。四說一切有部。五大衆部。天祠十有餘所。異道雜居。堅城四五。其王多治。舊揭釐城。城周十六七里。居人殷盛。

舊揭釐城東四五里。有率堵波。極多靈瑞。是佛在昔作忍辱仙。於此爲羯利王。唐言開辟。舊云哥利毗也。割截支體。

舊揭釐城東北。行二百五六十里入大山。至阿波邏羅龍泉。

卽蘇婆伐率堵河之源也。派流西南。春夏含凍。昏夕飛雪。雪霏五彩。光流四照。此龍者迦葉波佛時。生在人趣。名曰殍祇。深閑呪術。禁禦惡龍。不令暴雨。國人賴之。以稽餘糧。居人衆庶。感恩懷德。家稅斗穀。以饋遺焉。旣積歲時。或有逋課。殍祇含怒。願爲毒龍。暴行風雨。損傷苗稼。命終之後。爲此池龍。泉流白水。損傷地利。釋迦如來大悲御世。愍此國人獨遭斯難。降神至此。欲化暴龍。報金剛神。杵擊山崖。龍王震懼。乃出歸依。聞佛說法。心淨信悟。如來遂制。勿損農稼。龍曰。凡有所食。賴收人田。今蒙聖教。恐難濟給。願十二歲。一收糧儲。如來含覆。愍而許焉。故今十二年。一遭白水之災。

阿波邏羅龍泉西南三十餘里。水北岸大磐石上。有如來足所履迹。隨人福力。置有短長。是如來伏此龍已。留迹而去。後人於上。積石爲室。遺迹相趨。花香供養。順流而下三十餘里。至如來濯衣石。袈娑之文。煥焉如鑪。

耆揭釐城南四百餘里。至醯羅山。谷水西派。逆流東上。雜花異果。被澗緣崖。峯巖危險。谿谷盤紆。或聞誼語之聲。或聞音樂之響。方石如塔。宛若工成。連延相屬。接布崖谷。是如來在昔。爲聞半頌。舊曰伽梵文略也。或曰伽他梵音訛也。今從正。音宜云伽他伽他者。唐音頌頌三十二音也。之法。於此捨身命焉。耆揭釐城南二百餘里。大山側。至摩訶伐那。唐音大伽藍。是如來。昔修菩薩行。号薩縛達之王。唐音一切施。避敵棄國。潛行至

此。遇貧婆羅門。方來乞食。既失國位。無以爲施。遂令羈縛。擒往敵王。冀以賞財。迴爲惠施。

摩訶伐那伽藍西北。下山三四十里。至摩愉。唐音豆伽藍。有率堵波。高百餘尺。其側大方石上。有如來足蹈之迹。是佛昔蹈此石。放拘脰光明。照摩訶伐那伽藍。爲諸人天。說本生事。其率堵波基下有石。色帶黃白。常有津膩。是如來在昔修菩薩行。爲聞正法。於此析骨。書寫經典。

摩愉伽藍西六七十里。至率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如來昔修菩薩行。号毗迦王。唐音與。舊曰尸毗王毗。爲求佛果。於此割身。從鷹代鵠。

代鷓西北二百餘里。入珊尼羅闍川。至薩哀殺地。唐書地藥 什伽
 藍。有窳堵波。高八十餘尺。是如來昔為帝釋。時遭饑歲。疾疫
 流行。醫療無功。道死相屬。帝釋悲愍。思所救濟。乃變其形。為
 大蟒身。僞屍川谷。空中邇告。聞者感慶。相率奔赴。隨削隨生。
 療飢療疾。其側不遠。有蘇摩大窳堵波。是如來昔為帝釋。時
 世疾疫。愍諸含識。自變其身。為蘇摩蛇。凡有噉食。莫不康豫。
 珊尼羅闍川北石崕邊。有窳堵波。病者至求。多蒙除差。如來
 在昔為孔雀王。與其群而至此。熱渴所逼。求水不獲。孔雀王
 以紫喙崕。涌泉流注。今遂為池。飲沐愈疾。石上猶有孔雀蹤
 迹。

耆揭釐城西南。行六七十里。大河東有窳堵波。高六十餘尺。
 上軍王之所建也。昔如來之將寂滅。告諸大眾。我涅槃後。烏
 仗那國上軍王。宜與舍利之分。及諸王將欲均量。上軍王後
 來。遂有輕鄙之議。是時天人大眾。重宣如來願命之言。乃預
 同分。持歸本國。式遵崇建。窳堵波側大河濱有大石。狀如象。
 昔上軍王。以大白象負舍利。歸至於此地。象忽蹶仆。因而自
 斃。遂變為石。即於其側。起窳堵波。耆揭釐城西五十餘里。渡
 大河。至盧醯咀迦。唐書亦 窳堵波。高五十餘尺。無憂王之所建
 也。昔如來修菩薩行。為大國王。号曰慈力。於此判身血。以卽
 五藥叉。祇曰夜叉能也

耆揭釐城東北三十餘里。至遏部多唐言奇特石翠堵波。高四十餘尺。在昔如來。爲諸人天說法開導。如來去後。從地踊出。黎庶崇敬。香花不替。

石翠堵波西渡大河。三四十里。至一精舍。中有阿縛盧枳低

濕伐羅菩薩像。唐言觀自在。合字連聲。梵語如上。分文散音。即阿縛盧枳多。譯曰觀。伊濕伐羅。譯曰自在。舊譯爲光世音。或云觀世音。或觀世自在。

皆也威靈潛被。神迹昭明。法俗相趨。供養無替。觀自在菩薩

像西北百五十里。至藍勃盧山。山嶺有龍池。周三十餘里。渌

波浩汗。清流皎鏡。昔毗盧釋迦王。前伐諸釋。四人拒軍者。宗

親擯逐。各事分飛。其一釋種。既出國都。跋涉疲弊。中路而止。

時有一鴈。飛趣其前。既以馴狎。因即乘焉。其鴈飛翔下此池

側。釋種虛遊。遠適異國。迷不知路。假寐樹陰。池龍少女。遊覽水濱。忽見釋種。恐不得當也。變爲人形。卽而摩拊。釋種驚寤。因卽謝曰。羈旅羸人。何見親拊。遂欵殷勤。凌迥野合。女曰。父母有訓。祗奉無違。雖蒙惠顧。未承高命。釋種曰。山谷杳冥。尔家安在。曰。我此池之龍女也。敬聞聖族流離逃難。幸因遊覽。敢慰勞弊。命有譙私。未聞來旨。况乎積禍。受此龍身。人畜殊途。非所聞也。釋種曰。一言見允。宿心斯畢。龍女曰。敬聞命矣。唯所去就。釋種乃誓心曰。凡我所有福德之力。令此龍女舉體成人。福力所感。龍遂收形。既得人身。深自慶悅。乃謝釋種曰。我積殃運。流轉惡趣。幸蒙垂顧。福力所加。曠劫弊身。一旦

改變。欲報此德。糜軀未謝。心願陪遊。事拘物議。願白父母。然後備禮。龍女還池。白父母曰。今者遊覽。忽逢釋種。福力所感。變我爲人。情存好合。敢陳事實。龍王心欣人趣。情重聖族。遂從女請。乃出池而謝。釋種曰。不遺非類。降尊就卑。願臨我室。敢供灑掃。釋種受龍王之請。遂卽其居。於是龍宮之中。親迎備禮。燕介樂會。肆極歡娛。釋種覩龍之形。心常畏惡。乃欲辭出。龍王止曰。幸無遠舍。鄰此宅居。當令據垠土稱大号。恣有臣庶。祚延長世。釋種謝曰。此言非冀。龍王以寶劍置篋中。妙好白氈。而覆其上。謂釋種曰。幸持此氈。以獻國王。王必親受。遠人之貢。可於此時。害其王也。因據其國。不亦善乎。釋種受

龍指誨。便往行獻。烏仗那王。躬舉其氈。釋種執其袂而判之。侍臣衛兵。誼亂階陛。釋種麾劍告曰。我所杖劍。神龍見授。以誅後伏。以斬不臣。咸懼神武。推尊大位。於是沿弊立政。表賢恤忠。已而動大衆。備法駕。卽龍宮而報命。迎龍女以還都。龍女宿業未盡。餘報猶在。每至謙私。首出九龍之頭。釋種畏惡。莫知圖計。伺其寐也。利刃斷之。龍女驚寐曰。斯非後嗣之利。非徒我命有少損傷。而汝子孫。當苦頭痛。故此國族。常有斯患。雖不連綿。時一發動。釋種既沒。其子嗣位。是嚙咀羅犀那王。府書上軍。上軍王嗣位之後。其母喪明。如來伏阿波邏羅龍還也。從空

下其宮中。上軍王適從遊獵。如來因為其母。略說法要。遇聖聞法。遂得復明。如來問曰。汝子我之族也。今何所在。母曰。且出畋遊。今將返駕。如來與諸大衆。尋欲發引。王母曰。我惟福遇。生育聖族。如來悲愍。又親降臨。我子方還。願少留待。世尊曰。斯人者我之族也。可聞教而信悟。非親誨以發心。我其行矣。還語之曰。如來從此往拘尸城娑羅樹間入涅槃。宜取舍利。自為供養。如來與諸大衆。凌虛而去。上軍王方遊獵。遠見宮中。光明赫奕。疑有火災。罷獵而返。乃見其母復明。慶而問曰。我去幾何。有斯祥感。能令慈母復明如昔。母曰。汝出之後。如來至此。聞佛說法。遂得復明。如來從此。至拘尸城娑羅樹

間。當取涅槃。召汝速來。分取舍利。時王聞已。悲號頓躄。久而醒悟。命駕馳赴。至雙樹間。佛已涅槃。時諸國王。輕其邊鄙。寶重舍利。不欲分與。是時天人大衆。重宣佛意。諸王聞已。遂先均授。誓揭罄城東北。踰山越谷。逆上信度河。途路危險。山谷杳冥。或履繩索。或牽鐵鑊。棧道虛臨。飛梁危構。椽杙躡躄。行千餘里。至達麗羅川。卽烏仗那國舊都也。多出黃金及燔金香。達麗川中大伽藍側。有刻木慈氏菩薩像。金色晃昱。靈鑿潛通。高百餘尺。末田底迦舊曰末田地毗略也阿羅漢之所造也。羅漢以神通力。攜引匠人。升覩史多天舊曰兜率他也又曰兜術他訛也親觀妙相。三返之後。功乃畢焉。自有此像。法流東派。從此東行。踰嶺越谷。逆

上信度河。飛梁棧道。履危涉險。經五百餘里。至鉢露羅國。北印

度鉢露羅國。周四千餘里。在大雪山間。東西長南北狹。多麥豆出金銀。資金之利。國用富饒。時唯寒烈。人性獷暴。薄於仁義。無聞禮節。形貌龜獍。衣服毛褐。文字大同印度。言語異於諸國。伽藍數百所。僧徒數千人。學無專習。戒行多濫。從此復還烏鐸迦漢茶城。南渡信度河。河廣三四里。南流。澄清皎鏡。汨池漂流。毒龍惡獸。窟穴其中。若持貴寶奇花果種及佛舍利渡者。船多飄沒。渡河至咀叉始羅國。北印

咀叉始羅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酋豪力競。王

族絕嗣。往者役屬迦畢試國。近又附庸迦濕彌羅國。地稱沃壤。稼穡殷盛。泉流多花草茂。氣序和暢。風俗輕勇。崇敬三寶。伽藍雖多。荒蕪已甚。僧徒寡少。並學大乘。大城西北七十餘里。有醫羅鉢咀羅龍王池。周百餘步。其水澄清。雜色蓮花。同榮異彩。此龍者即昔迦葉波佛時。壞醫羅鉢羅樹。莖莠者也。故今彼土。請雨祈晴。必與沙門共至池所。彈指慰問。隨願必果。龍池東南行三十餘里。入兩山間。有窰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高百餘尺。是釋迦如來懸記。常來慈氏世尊出興之時。自然有四大寶藏。即斯勝地。當其所。聞諸先志曰。或時地震。諸山皆動。周藏百步。無所傾搖。諸有愚夫。妄加發掘。地為

震動。人皆蹶仆。傍有伽藍。圯損已甚。久絕僧徒。城北十二三里。有窣堵波。無憂王之建也。或至齋日。時放光明。神花天樂。頗有見聞。聞諸先志曰。近有婦人。身嬰惡癩。竊至窣堵波。責躬禮懺。見其庭宇。有諸糞穢。掬除灑掃。塗香散花。採青蓮。重布其地。惡疾除愈。形貌增妍。身出名香。青蓮同馥。斯勝地也。是如來在昔修菩薩行。為大國王。号戰達羅鉢刺婆。唐書 月光志求菩提。斷頭惠施。若此之捨。凡歷千生。

捨頭窣堵波側。有僧伽藍。庭宇荒涼。僧徒減少。昔經部拘摩

羅邏多

唐書 僧受

論師。於此製述諸論。城外東南。南山之陰。有窣

堵波。高百餘尺。是無憂王太子拘浪舉。為繼母所誣。抉目之

處。無憂王所建也。盲人祈請。多有復明。此太子正后生也。儀貌妍雅。慈仁夙著。正后終沒。繼室橋姪。縱其悞。私逼太子。太子瀝泣引責。退身謝罪。繼母見違。彌增忿怒。候王閑隙。從容言曰。夫坦又始羅國之要領。非親子弟。其可寄乎。今者太子仁孝著聞。親賢之故。物議斯在。王或聞說。雅悅奸謀。即命太子。而誠之曰。吾承餘緒。垂統繼業。唯恐失墜。忝負先王。坦又始羅國之襟帶。吾今命尔。作鎮彼國。國事恐重。人情詭雜。無妄去就。有虧基緒。凡有召命。驗吾齒印。印在吾口。其有謬乎。於是太子銜命來鎮。歲月雖淹。繼室弥怒。詐發制書。紫泥封記。候王眠睡。竊齒為印。馳使而往。賜以責書。輔臣跪讀。相

願失圖。太子問曰。何所悲乎。曰。大王有命。書責太子。抉去兩目。逐棄山谷。任其夫妻。隨時生死。雖有此命。尙未可依。今宜重請。面縛待罪。太子曰。父而賜死。其可辨乎。齒印爲封。誠無謬矣。命旃茶羅。抉去其眼。眼既失明。乞貸自濟。流離展轉。至父都城。其妻告曰。此是王城。嗟乎。飢寒良苦。昔爲王子。今作乞人。願得聞知。重申先責。於是謀計。入王內厩。於夜後分。泣對清風。長嘯悲吟。篳篥鼓和。王在高樓。聞其雅唱。辨甚怨悲。恠而問曰。篳篥歌聲。似是吾子。今以何故。而來此乎。卽問內厩。誰爲歌嘯。遂將盲人。而來對旨。王見太子。銜悲問曰。誰害汝身。遭此禍。愛子喪明。猶自不覺。凡百黎元。如何究察。天

乎天乎。何德之衰。太子悲泣。謝而對曰。誠以不孝。負責於天。某年日月。忽奉慈旨。無由致辨。不敢逃責。其王心知。繼室爲不軌也。無所究察。便加刑辟。時菩提樹伽藍。有覆沙所書妙音。大阿羅漢者。四辯無礙。三明具足。王將盲子。陳告其事。唯願慈悲。令得復明。時彼羅漢。受王請已。卽於是日。宣令國人。吾於後日。欲說妙理。人持一器。來此聽法。以盛泣淚也。於是遠近相趨。士女雲集。是時阿羅漢。說十二因緣。凡厥聞法。莫不悲歎。以所持器。盛其瀝泣。說法既已。捻收衆淚。置之金盤。而自誓曰。凡吾所說。諸佛至理。理若不真。說有紕謬。斯則已矣。如其不尔。願以衆淚。洗彼盲眼。眼得復明。明視如昔。發是語訖。

持淚洗眼。眼遂復明。王乃責彼輔臣。詰諸僚佐。或黜或放。或遷或死。諸棄世俗。移居雪山。東北沙磧之中。從此東南。越諸山谷。行七百餘里。至僧訶補羅國。北印度境。

僧訶補羅國。周三千五六百里。西臨信度河。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依山據嶺。堅峻險固。農務少功。地利多獲。氣序寒。人性猛。俗尚驍勇。又多譎詐。國無君長主位。役屬迦濕彌羅國。城南不遠。有傘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莊飾有虧。靈異相繼。傍有伽藍。空無僧侶。城東南四五十里。至石傘堵波。無憂王建也。高二百餘尺。池沼十數。映帶左右。彫石爲岸。殊形異類。激水清流。汨池漂注。龍魚水族。窟穴潛泳。四色蓮花。琳漫清

潭。百果具繁。同榮異色。林沼交映。誠可遊玩。傍有伽藍。久絕僧侶。傘堵波側不遠。有白衣外道本師。悟所求理。初說法處。今有封記。傍建天祠。其徒苦行。晝夜精勤。不遑寧息。本師所說之法。多竊佛經之義。隨類設法。擬則軌儀。大者謂苾芻。小者稱沙彌。威儀律行。頗同僧法。唯留少髮。加之露形。或有所服。白色爲異。據斯流別。稍用區分。其天師像。竊類如來。衣服爲差。相好無異。從此復還。咀又始羅國北界。渡信度河。南東行二百餘里。度大石門。昔摩訶薩埵王子。於此投身。卧餓鳥擇。音徒。其南百四五十步。有石傘堵波。摩訶薩埵。愍餓獸之無力也。行至此地。乾竹自剉。以血嚼之。於是乎獸乃噉焉。其中

地土。洎諸草木。微帶絳色。猶血染也。人履其地。若負芒刺。無云疑信。莫不悲愴。捨身北有石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彫刻奇製。時燭神光。小窣堵波及諸石龜。動以百數。周此瑩域。其有疾病。旋繞多愈。

石窣堵波東有伽藍。僧徒百餘人。並學大乘教。從此東行五十餘里。至孤山。中有伽藍。僧徒二百餘人。並學大乘法教。花菓繁茂。泉池澄鏡。傍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是如來在昔於此。化惡藥叉。今不食肉。從此東南行五百餘里。至烏刺尸國。

北印度境。

烏刺尸國。周二千餘里。山阜連接。田疇隘狹。國大都城。周七

八里。無大君長。役屬迦濕彌羅國。宜稼穡。少花果。氣序溫和。微有霜雪。俗無禮義。人性剛猛。多行詭詐。不信佛法。大城西南四五里。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所建也。傍有伽藍。僧徒寡少。並皆學大乘法教。從此東南。登山履險。度鐵橋。行千餘里。至迦濕彌羅國。

舊曰胡賓龍也。北印度境。

迦濕彌羅國。周七千餘里。四境負山。山極峭峻。雖有門徑。而復隘狹。自古鄰敵。無能攻伐。國大都城。西臨大河。南北十二三里。東西四五里。宜稼穡。多花果。出龍種馬及鬱金香。火珠藥草。氣序寒勁。多雪少風。服毛褐。衣白氎。土俗輕儇。人多怯懦。國為龍護。遂雄鄰境。容貌妍美。情性詭詐。好學多聞。邪正

兼信伽藍百餘所。僧徒五千餘人。有四窣堵波。並無憂王建也。各有如來舍利升餘。

國志曰。國地本龍池也。昔佛世尊。自烏仗那國。降惡神已。欲還中國。乘空當此國上。告阿難曰。我涅槃之後。有末田地迦阿羅漢。當於此地。建國安人。弘揚佛法。如來寂滅之後。第五十年。阿難弟子。末田地迦羅漢者。得六神通。具八解脫。聞佛懸記。心自慶悅。便來至此。於大山嶺。宴坐林中。現大神變。龍見深信。請資所欲。阿羅漢曰。願於池內。惠以容膝。龍王於是縮水奉施。羅漢神通廣身。龍王縱力縮水。池空水盡。龍請地。阿羅漢於此西北。爲留一池。周百餘里。自餘枝屬。別居小

池。龍王曰。池地捨施。願恒受供。末田地迦曰。我今不久。無餘涅槃。雖欲受請。其可得乎。龍王重請。五百羅漢。常受我供。乃至法盡。法盡之後。還取此國。以爲居池。末田地迦。從其所請。時阿羅漢。既得其地。運大神通力。立五百伽藍。於諸異國。買鬻賤人。以充役使。以供僧衆。末田地迦。入寂滅後。彼諸賤人。自立君長。隣境諸國。鄙其賤種。莫與交親。謂之訖利多。唐言買得今時泉水。已多流濫。

摩揭陀國無憂王。以如來涅槃之後。第一百年。命世君臨。威被殊俗。深信三寶。愛育四生。時有五百羅漢僧。五百凡夫僧。王所敬仰。供養無差。有凡夫僧摩訶提婆。唐言大天。闍達多智。幽

求名實。潭思作論。理述聖教。凡有聞知。群從異議。無憂王不
識。凡聖同情所好。黨援所親。召集僧徒。赴梵伽河。欲沈深流。
捨從誅戮。時諸羅漢。既通命難。咸運神通。凌虛履空。來至此
國。由樓谷隱。時無憂王聞而懼。躬來謝過。請還本國。彼諸羅
漢。確不從命。無憂王爲羅漢。建五百僧伽藍。捨以此國。持施
衆僧。健馱邏國。迦膩色迦王。以如來涅槃之後第四百年。應
期撫運。王風遠被。殊俗內附。機務餘暇。每習佛經。日請一僧。
入宮說法。而諸異議。部執不同。王用深疑。無以去惑。時脇尊
者曰。如來去世。歲月逾邈。弟子部執。師資異論。各據聞見。共
爲矛盾。時王聞已。甚用感傷。悲歎良久。謂尊者曰。猥以餘福。

事遵前緒。去聖雖遠。猶爲有幸。敢忘庸鄙。紹隆法教。隨其部
執。具釋三藏。脇尊者曰。大王宿殖善本。多資福祐。留情佛法。
是所願也。王乃宣令遠近。召集聖哲。於是四方輻湊。萬里星
馳。英賢畢萃。寂聖咸集。七日之中。四事供養。既欲法議。恐其
難難。王乃具懷。白諸僧曰。證聖果者住。具結縛者還。如此尙
衆。又重宣令。無學人住。有學人還。猶復繁多。又更下令。具三
明。備六通者住。自餘各還。然尙繁多。又更下令。其有內窮三
藏。外達五明者住。自餘各還。於是得四百九十九人。王欲於
本國。苦其暑濕。又欲就王舍城大迦葉波結集石室。脇尊者
等議曰。不可。彼多外道。異論糾紛。酬對不暇。何功作論。衆會

之心。屬意此國。此國四周山固。藥叉守衛。土地膏腴。物產豐盛。賢聖之所集往。靈仙之所遊止。衆議斯在。僉曰允諧。其王是時與諸羅漢。自彼而至。建立伽藍。結集三藏。欲作毗婆沙論。是時尊者世友。戶外納衣。諸阿羅漢。謂世友曰。結使未除。淨議乖謬。尔宜遠迹。勿居此也。世友曰。諸賢於法無疑。代佛施化。方集大義。欲製正論。我雖不敏。粗達微言。三藏玄文。五明至理。頗亦沉研。得其趣矣。諸羅漢曰。言不可以若是。汝宜屏居。疾證無學。已而會此。時未晚也。世友曰。我願無學。其猶涕唾。志求佛果。不趁小徑。擲此糲丸。未墜于地。必當證得無學聖果。時諸羅漢。重訶之曰。增上慢人。斯之謂也。無學果者。

諸佛所讚。宜可速證。以決衆疑。於是世友即擲糲丸空中。諸天接糲丸。而請曰。方證佛果。次補慈氏。三界特尊。四生攸賴。如何於此。欲證小果。時諸羅漢。見是事已。謝咎推德。請爲上座。凡有疑議。咸取決焉。是五百賢聖。先造十萬頌。鄔波第鉢論。舊曰優婆提合論說也。釋素咀纒藏。舊曰修多羅藏說也。次造十萬頌毗奈耶毗婆沙論。釋毗奈耶藏。舊曰毘那耶藏說也。後造十萬頌阿毘達磨毘婆沙論。釋阿毘達磨藏。或曰阿毗婆藏略也。凡三十萬頌。九百六十万言。備釋三藏。懸諸千古。莫不窮其枝葉。究其淺深。大義重明。微言再顯。廣宣流布。後進賴焉。迦膩色迦王。遂以赤銅爲鏤。鑲寫論文。石函緘封。建窣堵波。藏於其中。命藥叉神。周衛其國。不令異

學持此論出。欲求習學。就中受業。於是功既成畢。還軍本都。出此國西門之外。東面而跪。復以此國。捨施僧徒。迦膩色迦王。既死之後。訖利多種。復自稱王。序逐僧徒。毀壞佛法。觀貨羅國。四摩咀羅王。唐言山下。其先釋種也。以如來涅槃之後第六百年。光有壇土。嗣膺王業。樹心佛地。流情法海。聞訖利多毀滅佛法。招集團中教勇之士。得三千人。詐爲商旅。多資寶貨。懷隱軍器。來入此國。此國之君。特加賓禮。商旅之中。又更選募。得五百人。猛烈多謀。各袖利刃。俱持重寶。躬費所奉。持以獻上。時雪山下王。去其帽。卽其座。訖利多王。驚懾無措。遂斬其首。令群下曰。我是觀邏國雪山下王也。怒此賤種。公行虐

政。故於今者。誅其有罪。凡百衆庶。非余之辜。然其國輔宰臣。遷於異域。既平此國。召集僧徒。式建伽藍。安堵如故。復於此國西門之外。東面而跪。持施衆僧。其訖利多種。屢以僧徒。覆宗滅祀。世積其怨。嫉惡佛法。歲月既遠。復自稱王。故今此國不甚崇信。外道天祠。特留意焉。新城東南十餘里。故城北大山陽。有僧伽藍。僧徒三百餘人。其率堵波中有佛牙。長可寸半。其色黃白。或至齋日。時放光明。昔訖利多種之滅佛法也。僧徒解散。各隨利居。有一沙門。遊諸印度。觀禮聖迹。申其至誠。後聞本國平定。卽事歸途。遇諸群象。橫行草澤。奔馳震吼。沙門見已。昇樹以避。是時群象。相趨奔赴。競吸池水。浸漬樹

根互共排掘。樹遂蹶仆。既得沙門。負載而行。至大林中。有病象。瘡痛而臥。引此僧手。至所苦處。乃枯竹所刺也。沙門於是拔竹傳藥。裂其裳裹其足。別有大象。持金函。授與病象。象既得已。轉授沙門。沙門開函。乃佛牙也。諸象圍繞。僧出無由。明日齋時。各持異果。以爲中饌。食已。載僧出林。數百里外。方乃下之。各跪拜而去。沙門至國西界。渡一缺河。濟乎中流。船將覆沒。同舟之人。互相謂曰。今此船覆。禍是沙門。必有如來舍利。諸龍利之。船主檢驗。果得佛牙。時沙門舉佛牙。俯謂龍曰。吾今寄汝。不久來取。遂不渡河。廻船而去。願河欸曰。吾無禁術。龍畜所欺。重往印度。學禁龍法。三歲之後。復還本國。至河

之濱。方設壇場。其龍於是捧佛牙函。以授沙門。沙門持歸。於此伽藍。而修供養。

伽藍南十四五里。有小伽藍。中有觀自在菩薩立像。其有斷食誓死爲期。願見菩薩者。卽從像中。出妙色身。

小伽藍東南三十餘里。至大山。有故伽藍。形製宏壯。蕪漫良甚。今唯一隅。起小重閣。僧徒三十餘人。並學大乘法教。昔僧

伽跋陁羅唐言兼實論師。於此製順正理論。伽藍左右諸窠堵波。

大阿羅漢舍利。並在野獸山。採花供養。歲時無替。如承指命。然此山中。多諸靈迹。或石壁橫分。峯留馬迹。凡厥此類。其狀譎詭。皆是羅漢沙彌。群從遊戲。手指騰畫。乘馬往來。遺迹

若斯。難以詳述。佛牙伽藍東十餘里。北山崖間。有小伽藍。是昔索建地羅大論師。於此作衆事。分毗婆沙論。

小伽藍中。有石翠堵波。高五十餘尺。是阿羅漢遺身舍利也。先有羅漢。形量偉大。凡所飲食。與衆同等。時人譏曰。徒知飽食。安識是非。羅漢將入寂滅也。告諸人曰。吾今不久。當取無餘。欲說自身所證妙法。衆人聞之。相更譏笑。咸來集會。共觀得失。時阿羅漢。告諸人曰。吾今爲汝。說本因緣。此身之前。報受象身。在東印度。居王內厩。是時此國。有一沙門。遠遊耶摩。尋訪聖教。諸經典論。時王持我。施與沙門。載負佛經。而至於此。是後不久。尋卽命終。乘其載經福力所致。遂得爲人。復繼

餘慶。早服染衣。勤求出離。不遑寧居。得六神通。斷三界欲。然其所食。餘習尙然。每自節身。三分食一。雖有此說。人猶未信。卽昇虛空。入火光定。身出煙焰。而入寂滅。餘骸墜下。起翠堵波。王城西北。行二百餘里。至商林伽藍。布刺_{府言}刺_{四滿}。論師。於此作釋毗婆沙論。城西行百四五十里。大河北接山南。至大衆部伽藍。僧徒百餘人。昔佛地羅論師。於此作大衆部集真論。從此西南。踰山涉險。行七百餘里。至半_{奴故}攸_反。嗟_{北印}國。度_度攸_度。半攸_度。嗟國。周二千餘里。山川多嶙_度壠_度。狹。穀稼時播。花菓繁茂。多甘蔗。無葡萄。菴沒羅果。烏淡。跋羅茂。遮等菜。家植成林。珍其味也。氣序溫暑。風俗勇烈。裳服所製。多衣氍布。人性質直。

淳信三寶。伽藍五所。並多荒圯。無大君長。役屬迦濕彌羅國。城北伽藍。少有僧徒。伽藍北有石窠堵波。寔多靈異。從此東南。行四百餘里。至曷邏闐補羅國。北印度境曷邏闐補羅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極險固。多山阜。川原隘狹。地利不豐。土宜氣序。同半斂嗟國。風俗猛烈。人性驍勇。國無君長。役屬迦濕彌羅國。伽藍十所。僧徒寡少。天祠一所。外道甚多。自濫波國。至於此土。形貌龜弊。情性狠暴。語言庸鄙。禮義輕薄。非印度之正境。乃邊裔之曲俗。從此東南。下山渡水。行七百餘里。至磔迦國。北印度境大唐西域記卷第三。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大唐西域記卷第四十五國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大慈持寺沙門辯機撰

磔迦國。

至那僕底國。

闐爛達羅國。

屈居勿反露多國。

設多圖盧國。

波理夜咀囉國。

秣菟羅國。

薩他泥濕伐羅國。

率祿勤那國。

秣底補羅國。

婆囉吸摩補羅國。

瞿毗霜那國。

聖醯掣咀羅國。

毗羅刪那國。

劫比他國。

磤迦國。周方餘里。東據毗播奢河。西臨信度河。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宜稷稻。多宿麥。出金銀。餘石銅鐵。時候暑熱。土多風颭。風俗暴惡。言辭鄙野。衣服鮮白。所謂憍奢耶。衣朝霞衣等。少信佛法。多事天神。伽藍十所。天祠數百。此國已往。多有福舍。以贖貧賤。或施藥。或施食。口腹之資。行旅無累。

大城西南十四五里。至奢羯羅故城。垣堵雖壞。基趾尙固。周二十餘里。其中更築小城。周六七里。居人富饒。卽此國之故都也。數百年前有王。号摩醯遜矩羅。唐言大旗。都治此城。王諸印度。有才智。性勇烈。鄰境諸國。莫不臣伏。機

務餘閑。欲習佛法。令於僧中。推一俊德。時諸僧徒。莫敢應命。少欲無爲。不求聞達。博學高明。有懼威嚴。是時王家舊值。染衣已久。弊論清雅。言談瞻敏。衆共推舉。而以應命。王曰。我敬佛法。遠訪名僧。衆推此緣。與我談論。常謂僧中。賢明肩比。以今知之。夫何敬哉。於是宣令五印度國。繼是佛法。並皆毀滅。僧徒序逐。無復孑遺。

摩揭陁國。婆羅阿迭多王。唐曰。幼口。崇敬佛法。愛育黎元。以大族王。淫刑虐政。自守墮場。不恭職貢。時大族王。治兵將討。幼曰。王知其聲問。告諸臣曰。今聞寇至。不忍鬪其兵也。幸諸僚庶。赦而不罪。賜此微軀。潛行草澤。言畢出宮。依綠山野。國中感

恩。募從者數萬餘人。接竄海島。大族王以兵付弟。浮海往伐。幼日王守其阨險。輕騎誘戰。金鼓一震。奇兵四起。生擒大族。反接引現。大族王自愧失道。以衣蒙面。幼日王踞師子牀。群官周衛。乃命侍臣告大族曰。汝露其面。吾欲有辭。大族對曰。臣主易位。怨敵相視。既非交好。何用面談。再三告示。終不從命。於是宣令。數其罪曰。三寶福田。四生攸賴。苟任豺狼。傾毀勝業。福不祐汝。見擒於我。罪無可赦。宜從刑辟。時幼日王母。博聞強識。善達占相。聞殺大族也。疾告幼日王曰。我嘗聞大族奇姿多智。欲一見之。幼日王命引大族至母宮中。幼日母曰。嗚呼。大族幸勿恥也。世間無常。榮辱更事。吾猶汝母。汝若

吾子。宜去蒙衣。一言面對。大族曰。昔爲敵國之君。今爲俘囚之虜。隳廢王業。亡滅宗祀。上愧先靈。下慚黎庶。誠恥面目。俯仰天地。不勝自喪。故此蒙衣。王母曰。興廢隨時。存亡有運。以心齊物。則得喪俱忘。以物齊心。則毀譽更起。宜信業報。與時推移。去蒙對語。或存軀命。大族謝曰。苟以不才。嗣膺王業。刑政失道。國祚亡滅。雖在縲紲之中。尚貪旦夕之命。敢承大道。面謝厚恩。於是去蒙衣。出其面。王母曰。子其自愛。當終尔壽。已而告幼日王曰。先典有訓。宥過好生。今大族王。積惡雖久。餘福未盡。若殺此人。十二年中。菜色相視。然有中興之氣。終非大國之王。當據北方。有小國土。幼日王承慈母之命。愍失

國之君。娉以稚女。待以殊禮。其遣兵。更加衛從。未出海島。大族王弟。還國自立。大族失位。藏竄山野。北投迦濕彌羅國。迦濕彌羅王。深加禮命。愍以失國。封以土邑。歲月既淹。率其邑人。矯殺迦濕彌羅王。而自尊立。乘其戰勝之威。西討健駄邏國。潛兵伏甲。遂殺其王。國族大臣。誅鋤殄滅。毀窣堵波。廢僧伽藍。凡一千六百所。兵殺之外。餘有九億人。皆欲誅戮。無遺類。時諸輔佐。咸進諫曰。大王威懾強敵。兵不交鋒。誅其首惡。黎庶何咎。願以微弱。代所應死。王曰。汝信佛法。崇重冥福。擬成佛果。廣說本生。欲傳我惡於未來世乎。汝宜復位。勿有再辭。於是以三億上族。臨信度河流。殺之。三億中族。下沉

信度河流。殺之。三億下族。分賜兵士。於是持其亡國之貨。振旅而歸。曾未改歲。尋即徂落。于時雲霧冥晦。大地震動。暴風奮發。時證果人。愍而歎曰。枉殺無辜。毀滅佛法。墮無間獄。流轉未已。

耆羯羅故城中。有一伽藍。僧徒百餘人。並學小乘法。世親菩薩。昔於此中。製勝義諦論。其側窣堵波。高二百餘尺。過去四佛。於此說法。又有四佛經行遺迹之所。伽藍西北五六里。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是過去四佛說法之處。

新都城東北十餘里。至石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

建也。是如來往北方行化中路止處。印度記曰。率堵波中有多舍利。或有齋日。時放光明。從此東行五百餘里。至那僕底國。北印度境

至那僕底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稼穡滋茂。菓木稀疎。編戶安業。國用豐贍。氣序溫暑。風俗怯弱。學綜真俗。信兼邪正。伽藍十所。天祠八所。

昔迦膩色迦王之御宇也。聲振鄰國。威被殊俗。河西蕃維。畏威送質。迦膩色迦王。既得質子。賞遇隆厚。三時易館。四兵警衛。此國則多所居也。故曰至那僕底。唐書漢封質子所居。因為國号。此境已往。泊諸印度。土無梨桃。質子所植。因謂桃曰至那

你。唐書漢持來梨曰至那羅闍弗咀邁。唐書漢王子故此國人深敬東土。更相指語。是我先王本國人也。

大城東南。行五百餘里。至荅秣蘇伐那僧伽藍。唐書開林僧徒三百餘人。學說一切有部。衆儀肅穆。德行清高。小乘之學。特為博究。賢劫千佛。皆於此地。集天人衆。說深妙法。釋迦如來涅槃之後。第三百年中。有迦多衍那。舊曰迦旃延訛也論師者。於此製發智論焉。

闍林伽藍中有率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處。小率堵波。諸大石室。鱗次相望。不詳其數。並是劫初已來。諸果聖人。於此寂滅。差難

備舉。齒骨猶在。繞山伽藍。周二十里。佛舍利窣堵波。數百千所。連隅接影。從此東北。行百四五十里。至闍爛達羅國。北印度境闍爛達羅國。東西千餘里。南北八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二三里。宜穀稼。多梗稻。林樹扶疎。花菓茂盛。氣序溫暑。風俗剛烈。容貌鄙陋。家室富饒。伽藍五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大小二乘。專門習學。天祠三所。外道五百餘人。並塗灰之侶也。此國先王。崇敬外道。其後遇羅漢。聞法信悟。故中印度王。體其淳信。五印度國三寶之事。一以檢監。混彼此。忘愛惡。督察僧徒。妙窮淑慝。故道德著聞者。竭誠敬仰。戒行虧犯者。深加責罰。聖迹之所。並皆旌建。或窣堵波。或僧伽藍。印度境內。無不

周遍。從此東北。踰峻嶺。越洞谷。經危途。涉險路。行七百餘里。

至屈居勿反露多國。北印度境

屈露多國。周三千餘里。山周四境。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土地沃壤。穀稼時播。花果茂盛。卉木滋榮。既鄰雪山。遂多珍藥。出金銀赤銅及火珠兩石。氣序逾寒。霜雪微降。人貌鷹隼。既癯且癯。性剛猛。尚氣勇。伽藍二十餘所。僧徒千餘人。多學大乘。少習諸部。天祠十五。異道雜居。依巖據嶺。石室相距。或羅漢所居。或仙人所止。國中有窣堵波。無憂王之建也。在昔如來曾至此國。說法度人。遺迹斯記。從此北路千八九百里。道路危險。踰山越谷。至洛護羅國。此北二千餘里。經途艱阻。寒

風飛雪。至秣邏娑國。

亦謂三波河國。

自屈露多國南行七百餘里。越大山。濟大河。至設多圖盧國。

北印皮境。

設多圖盧國。周二千餘里。西臨大河。國大都城。周十七八里。穀稼殷盛。果實繁茂。多金銀。出珠珍。服用鮮素。裳衣綺靡。氣序暑熱。風俗淳和。人性善順。上下有序。敦信佛法。誠心質敬。王城內外。伽藍十所。庭宇荒涼。僧徒少。城東南三四里。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傍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復從此西南行八百餘里。至波理夜咀羅國。

中印度境。

波理夜咀羅國。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宜穀稼。豐宿麥。有異稻。種六十日而收穫焉。多牛羊。少花菓。氣序暑熱。風俗剛猛。不尚學藝。信奉外道。王仗奢種也。性勇烈。多武畧。伽藍八所。傾毀已甚。僧徒寡少。習學小乘。天祠十餘所。異道千餘人。從此東行五百餘里。至秣菟羅國。

中印度境。

秣菟羅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土地膏腴。稼穡是務。菴沒羅菓家植成林。雖同一名。而有兩種。小者生青熟黃。大者始終青色。出細斑氎及黃金。氣序暑熱。風俗善順。好修冥福。崇德尚學。伽藍二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習學。天祠五所。異道雜居。有三窣堵波。並無憂王所

建也。過去四佛遺迹甚多。釋迦如來諸聖弟子遺身窠堵波。謂舍利子。舊曰舍利子。又曰舍利弗。略也。沒特伽羅子。舊曰目札。迷能也。布刺拿梅咀麗

衍尼弗咀羅。斯言彌慈子。舊曰彌多羅。尼子。略也。耶波釐阿難。隨羅枯羅。舊曰羅。又曰羅云。

皆能略也。曼殊室利。唐言妙吉祥。舊曰彌首。又曰文殊師利。或言曼殊尸利。譯曰妙德。能也。諸菩薩窠堵波等。

每歲三長及月六齋。僧徒相競。率其同好。齋持供具。多備奇玩。隨其所宗。而致像設。阿毗達磨衆。供養舍利子。習定之徒。供養沒特伽羅子。誦持經者。供養滿慈子。學毗奈耶。兼供養耶波釐。諸慈勤尼。供養阿難。未受具戒者。供養羅怛羅。其學大乘者。供養諸菩薩。是日也。諸窠堵波。競修供養。珠旃布列。寶蓋駢羅。香煙若雲。花散如雨。蔽虧日月。震蕩谿谷。國王大

臣。修善爲務。城東行五六里。至一山伽藍。踈摩爲室。因谷爲門。尊者耶波德多。唐言近。略也。之所建也。其中則有如來指爪摩堵波。

伽藍北巖間。有石室。高二十餘尺。廣三十餘尺。四寸細篋。填積其內。尊者近護說法。化導夫妻。俱證羅漢果者。乃下一篋。異室別族。雖證不記。

石室東南三十四五里。至大湖池。傍有窠堵波。在昔如來。行經此處。時有獼猴。持蜜奉佛。佛令水和。普遍大衆。獼猴喜躍。墮坑而死。乘茲福力。得生人中。

池北不遠。大林中。有過去四佛經行遺迹。其側有舍利子沒

特伽羅子等千二百五十大阿羅漢習定之處。並建窣堵波。以記遺迹。如來在世。屢遊此國。說法之所。並有封樹。從此東北行五百餘里。至薩他泥濕伐羅國。中印度境。薩他泥濕伐羅國。周七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土地沃壤。稼穡滋盛。氣序溫暑。風俗澆薄。家室富饒。競爲奢侈。深閑幻術。高尚異能。多逐利。少務農。諸方奇貨。多聚其國。伽藍三所。僧徒七百餘人。並皆習學小乘法教。天祠百餘所。異道甚多。

大城四周二百里內。彼土之人。謂爲福地。聞諸先志曰。昔五印度國。二王分治。境壤相侵。干戈不息。兩主合謀。欲決兵戰。

以定雌雄。以寧氓俗。黎庶胥怨。莫從君命。王以爲衆庶者難與慮始也。神可動物。權可立功。時有梵志。素知高才。密賣束帛。命入後庭。造作法書。藏諸巖穴。歲月既久。樹皆合拱。王於朝坐。告諸臣曰。吾以不德。忝居大位。天帝垂照。夢賜靈書。今在某山。藏於某嶺。於是下令。營求得書山林之下。群官稱慶。衆庶悅豫。宣示遠近。咸使聞知。其大略曰。夫生死無崖。流轉無極。含靈淪溺。莫由自濟。我以奇謀。令離諸苦。今此王城。周二百里。古先帝世。福利之地。歲月極遠。銘記堙滅。生靈不悟。遂沈苦海。溺而不救。夫何謂歟。汝諸含識。臨敵兵死。得生人中。多殺無辜。受天福樂。順孫孝子。扶持親老。經遊此地。獲福

無窮功少福多。如何失利。一喪人身。三遂其漢。是故營生。各務修業。於是人皆兵戰。視死如歸。王遂下令。招募勇烈。兩國各戰。積屍如莽。遂于今時。遺骸遍野。時既古昔。人懷偉大。國俗相傳。謂之福地。

城西北四五里。有翠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城皆黃赤色。甚光淨。中有如來舍利一斗。光明時照。神迹多端。城南行百餘里。至俱香去。茶僧伽藍。重閣連雲。層臺閣。僧徒清肅。威儀剛雅。從此東北。行四百餘里。至翠堵波那國印。

翠堵波那國。周六千餘里。東臨兜勒河。北背天山。閼牟那河。

中境而流。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東臨閼牟那河。荒蕪難甚。基址尚固。土地所產。風氣所宜。同薩他泥濕。俄羅國。人性淳實。崇信外道。貴藝學。尚福慧。伽藍五所。僧徒千餘人。多學小乘。少習餘部。商權微言。清論玄奧。異方俊彥。專論精疑。夫耨百所。異道甚多。大城東南。閼牟那河西。大伽藍東門外。有翠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在昔。曾於此處。說法度人。其刹又一翠堵波中。有如來髮爪也。舍利子沒特伽羅。諸阿羅漢。髮爪率堵波。周其左右。數十餘所。如來寂滅之後。此國為諸外道。所誑誘。為信受邪法。捐廢正見。今有五伽藍者。乃異國論師。致諸外道及婆羅門。論義勝處。因此建焉。閼牟那河東。

行八百餘里。至菟伽河。河源廣三四里。東南流。入海處廣十餘里。水色滄浪。波流浩汗。靈性雖多。不為物害。其味甘美。細沙隨流。彼俗書記。謂之福水。罪咎雖積。沐浴便除。輕命自沈。生天受福。死而投骸。不墮惡趣。揚波激流。亡魂獲濟。時執師子國提婆菩薩。深達實相。得諸法性。愍諸愚夫。來此導誘。當是時也。士女咸會。少長畢萃。於河之濱。揚波激流。提婆菩薩和光汲引。俯首反激。狀異衆人。有外道曰。吾子何其異乎。提婆菩薩曰。吾父母親宗。在執師子國。恐苦飢渴。冀斯遠濟。諸外道曰。吾子謬矣。曾不再思。妄行此事。家國綿邈。山川遼遠。激揚此水。給濟彼飢。其猶却行以求前及。非所聞也。提婆菩

薩曰。幽途罪累。尙蒙此水。山川雖阻。如何不濟。時諸外道。知難謝屈。捨邪見。受正法。改過自新。願奉教誨。渡河東岸。至秣

底補羅國。中印度境。

秣底補羅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宜穀麥。多花果。氣序和暢。風俗淳質。崇尚學藝。深閑呪術。信邪正者。其徒相半。王戍達羅種也。不信佛法。敬事天神。伽藍十餘所。僧徒八百餘人。多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天祠五十餘所。異道雜居。

大城南四五里。至小伽藍。僧徒五十餘人。昔罽瑟鉢刺婆唐言論師。於此作辯真等論。凡百餘部。論師少而英傑。長而弘

敏。博物強識。碩學多聞。本習大乘。未窮玄奧。因覽毗婆沙論。退業而學小乘。作數十部論。被大乘綱紀。成小乘執者。又製釋書數十餘部。非序先進所作典論。覃思佛經。十數不決。研精雖久。疑情未除。時有提婆犀那新晉天軍。羅漢。往來觀史多夫。德光願見。慈氏洪疑。請益天軍。以神通力。接上天宮。既見慈氏。長揖不禮。天軍謂曰。慈氏菩薩。次紹佛位。何乃自高。敢不致敬。方欲受業。如何不屈。德光對曰。尊者此言。誠為指誨。然我具戒慈壽。出家弟子。慈氏菩薩。受天福樂。非出家之侶。而欲作釋。恐非所宜。善薩知其我慢心。固非闡法器。往來三返。未得決疑。更請天軍。重欲觀禮。天軍惡其我慢。度而不對。德

光既不達心。便起慈恨。師德山林。修發通定。我慢未除。不證道果。德光憐愍。北三四里。有大伽藍。僧徒二百餘人。並學小乘法教。是業實論師。轉終之處。論師迦濕彌羅國人。也。轉終傳述。幼傳難譽。特深研究。說一切有部毗婆沙論。時有世親善薩。一心玄遠。求解善外。破毗婆沙師所執。作阿毗達磨俱舍論。辨義善巧。理致清高。業實論覽。遂有心焉。於是沈研鑽核。十有二歲。作俱舍論。二萬五千頌。凡八十萬言矣。所謂言深致遠。窮幽洞微。告門人曰。以我逸才。持我正論。遂斥世親。挫其鋒銳。無令老叟獨擅先名。於是學徒四三。俊彥持所作論。推訪世親。世親是時在磤迦國奢羯羅城。遠傳聲問。衆

賢當至。世親聞已。卽治行裝。門人懷疑。前進諫曰。大師德高先哲。名擅當時。遠近學徒。莫不推謝。今聞衆賢。一何惶遽。必有所下。我曹厚顏。世親曰。吾今遠遊。非避此子。願此國中。無復監達。衆賢後進也。詭辯若流。我喪耄矣。莫能持論。欲以一言類其異執。引至中印度。對諸髦彥。察乎真僞。詳乎得失。尋卽命侶。負笈遠遊。衆賢論師。當後一日。至此伽藍。忽衰氣覺。於是裁書。謝世親曰。如來寂滅。弟子部執。傳其宗學。各擅專門。黨同道。疾異部。愚以寡昧。猥承傳習。覽所製阿毗達磨俱舍論。破毗婆沙師大義。輒不量力。沈究弥年。作爲此論。扶正宗學。智小謀大。死其將至。菩薩宣暢微言。抑揚至理。不毀所

執。得存遺文。斯爲幸矣。死何悔哉。於是歷選門人有辯辯者。而告之曰。吾誠後學。輕凌先達。命也如何。當從斯沒。汝持是書及所製論。謝彼菩薩。代我悔過。授辯適畢。奄尔云亡。門人奉書。至世親所。而致辭曰。我師衆賢。已捨壽命。遺書致書。責躬謝咎。不墜其名。非所敢望。世親菩薩。覽書閱論。沈吟久之。謂門人曰。衆賢論師。聰敏後進。理雖不足。辯乃有餘。我今欲破衆賢之論。若指諸掌。願以垂終之託。重其知難之辭。苟緣大義。存其宿志。況乎此論。發明我宗。遂爲改題。爲順正理論。門人諫曰。衆賢未沒。大師遺迹。既得其論。又爲改題。凡厥學徒。何顏受愧。世親菩薩。欲除衆疑。而說頌曰。如師子王避豕

漢道。二力勝負。智者應知。衆賢死已。焚屍收骨於伽藍西北二百餘步。蓋沒羅林中。起窣堵波。今猶現在。

蓋沒羅林側。有窣堵波。毗末羅密多羅唐言無垢友。論師之遺身。論師迦濕彌羅國人也。於說一切有部。而出家焉。博綜衆經。研

究異論。遊五印度國。學三藏玄文。名立業成。將歸本國。途次衆賢論師窣堵波也。爾爾歎曰。惟論師雅量清高。抑揚大義。方欲離異都。立本宗業也。相何降年不永。我無師友。繼承未學。異持善義。曠代懷德。世親雖沒。宗學尙傳。我養所知。當製講論。令闡部洲諸學人等。絕大乘稱。滅世親名。斯爲不朽。用禱宿心。說是語已。心發狂亂。五舌重出。熱血流涌。知命必終。

裁書悔曰。夫大乘教者。佛法之中。究竟說也。名味泯絕。理致幽玄。輕以愚昧。駁斥先進。業報皎然。滅身宜矣。敢告學人。靡鑒斯在。各慎尔志。無得懷疑。大地爲震。命遂終焉。當其死處。地陷爲坑。同旅焚屍。收骸旌建。時有羅漢。見而歎曰。惜哉。若哉。今此論師。任情執見。毀惡大乘。墮無間獄。國西北境。旃伽河東岸。有摩裕羅城。周二十餘里。居人殷盛。清流夾帶。出餘石水。積寶器。去城不遠。旃伽河。有大天祠。甚多靈異。其中有池。編石爲岸。引旃伽水爲補。五印度人。謂之旃伽河門。生福滅罪之所。常有遠方數百千人。集此澡灑。樂善諸王。建立福舍。備珍羞。儲醫藥。惠施鰥寡。周給孤獨。從此北行三百餘

里。至婆羅吸摩補羅國。

北印度境

婆羅吸摩補羅國。周四千餘里。山周四境。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居人殷盛。家室富饒。土地沃壤。稼穡時播。出鑛石水精。氣序微寒。風俗剛猛。少學藝。多逐利。人性獷烈。邪正雜信。伽藍五所。僧徒寡少。天祠十餘所。異道雜居。此國境北。大雪山中。有蘇伐刺擊瞿咄羅國。唐言金氏出上黃金。故以名焉。東西長。南北狹。卽東女國也。世以女稱國。夫亦爲王。不知政事。丈夫唯征伐。田種而已。土宜宿麥。多畜羊馬。氣候寒烈。人性躁暴。東接吐蕃國。北接于闐國。西接三波訶國。從末底補羅。東南行四百餘里。至瞿毗霜那國。中印度境

瞿毗霜那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崇峻險固。居人殷盛。花林池沼。徃徃相間。氣序土宜。同末底補羅國。風俗淳質。勤學好福。多信外道。求現在樂。伽藍二所。僧衆百餘人。並皆習學小乘法教。天祠三十餘所。異道雜居。大城側故伽藍中。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高二百餘尺。如來在昔。於此一月說諸法要。傍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處。其側有如來髮爪二窣堵波。各高一丈餘。自此東南。行四百餘里。至聖醯擊咄邏國。中印度境

聖醯擊咄邏國。周三千餘里。大都城周十七八里。依據險固。宜穀麥。多林泉。氣序和暢。風俗淳質。翫道篤學。多才博識。伽